

# 「告白」

作者：郑滕飞

版本：3.0

人物	3
音乐	4
第一幕 南	5
第一场 起幅	5
第二场 梓涵	7
第三场 日常	9
第四场 老李	12
第五场 围读	14
第六场 梧桐	16
第七场 阿白	18
第八场 初遇	23
第九场 目标	26
第十场 巨星	29
第二幕 北	38
第十一场 远方	38
第十二场 分歧	41
第十三场 冯追	43
第十四场 雪落	47
第十五场 改变	51
第十六场 角色	54
第十七场 宿命	56
第十八场 重启	59
第十九场 结局	63
第二十场 告白	68
谢幕	75

## 人物

**赵扩** 在张乾的电影中饰演冯追，数学学院大三，配音社成员。

**冯追** 遭公司裁员的职员。

**吴梓涵** 在张乾的电影中饰演梧桐，计算机学院大三，合唱团员。

**梧桐** 知名调查记者，近期在进行留守儿童相关的调研。

**汪白水** 在张乾的电影中饰演阿白，工程学院大二，曾加入合唱团。

**阿白** 被父母从山中接到城里读书的孩子。

**张乾** 电影剧本作者、导演，在其中饰演老孔，人文学院大三，电影协会会员。

**老孔** 辍学的读书人，在村中从事殡葬行业。

**李平** 面试冯追的同学，电影协会会员。

**黄柏月** 自称诗人的工人。

**杨诗** 吴梓涵的朋友，合唱团员。

**奶奶** 阿白的奶奶。

**赵棠痕** 导演助理、摄影师，电影协会会员。

**黎清** 配音社成员，台词指导，旁白。

**郑立坤** 赵扩的室友，少院人。

**陈湾** 吴梓涵的同班同学，与杨诗也是朋友。

**宿命/合** 歌唱判词的命运。

# 音乐

剧本中加粗代表音乐相关提示或歌词 [场数 00 为幕启前，场数 21 为谢幕]

编号	场数	名称	演员
00	00	序曲	无
01	01	圆月	杨诗、汪白水、张乾
02	02	甲乙	张乾
03	02	草台班子	赵扩、吴梓涵、汪白水、张乾、李平、赵棠痕
04	03	狂人	张乾、合
05	04	我?	李平、赵扩、吴梓涵、汪白水、合
06	05	丙丁	张乾
07	05	一样	汪白水
08	05	天问 I	合
09	06	梧桐树	吴梓涵、汪白水、杨诗
10	07	天问 II	合
11	07	蓝色	汪白水、赵扩
12	08	镜子	郑立坤、李平
13	08	噪声	黎清、张乾、合
14	09	终极目标	陈湾、杨诗、吴梓涵、合、赵扩
15	10	巨星	赵扩、合
16	10	采访	吴梓涵、合、汪白水、赵扩、杨诗
17	10	北方	众人
18	11	望	合、宿命
19	11	药	张乾
20	12	天问 III	合、汪白水
21	12	棋子	张乾、汪白水
22	13	段错误	念白合
23	13	天问 IV	合、杨诗
24	13	套娃	陈湾、汪白水、赵扩、合、吴梓涵
25	14	雪落	张乾、杨诗、合
26	14	告白	赵扩、吴梓涵
27	14	无药可救	黎清、汪白水
28	15	笔	张乾、汪白水、郑立坤、赵扩
29	16	明天	吴梓涵、赵扩、张乾
30	17	平庸	汪白水、张乾
31	17	风花雪月	郑立坤、合、宿命
32	18	我!	赵棠痕、赵扩、吴梓涵、杨诗、汪白水、张乾、黎清
33	18	暮雨	李平
34	19	天问 V	汪白水、郑立坤、李平
35	19	真实	吴梓涵、赵扩、黎清
36	20	心	杨诗、赵扩、吴梓涵
37	20	奔月	众人
38	21	甲乙丙丁	众人、宿命
39	21	童年	众人、宿命

## 第一幕 南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余光中《乡愁四韵》

[提前一分钟左右关灯]

#曲目 00：序曲

[黑场中传来几声，随后正式起]

[钢琴为主，各主题混合]

## 第一场 起幅

[明月高悬，大地昏暗]

汪白水：[幕后]故事的第一句话，是“阿白从没有看过月亮”。

[幕启]

#曲目 01：圆月

[唢呐与民乐前奏起]

杨诗：[背影]

天苍苍 地皇皇  
我家有个夜哭郎  
天光哭到夜呐  
夜哭到天光  
过路君子读十遍  
一觉睡到大天亮<sup>1</sup>

[汪白水缓缓上台，灯光照亮]

汪白水：[站定，娓娓道来]

从前有个人 就叫阿白  
阿白今年 是三岁半  
爹娘离家早 远在千里外  
八月十五 仍未归来呦  
阿白家中 奶奶已年迈  
村里的故事 一一道来  
谁家的三长两短 早听厌  
奶奶抱着她 望向圆圆的月  
山外的山来天外的天 月亮上住着个女神仙  
偷吃了仙丹永不老 飞到那月宫名广寒  
桂树长了五百丈 吴刚抡斧难伐完  
玉兔一蹦整三尺 捣成了药来与谁餐<sup>2</sup>

[渐快]

<sup>1</sup> 出自民间《夜哭帖》。

<sup>2</sup> 化用李白《古朗月行》。

转眼阿白是四岁半 十五月正圆  
奶奶举杯向明月道 千里共婵娟<sup>3</sup>  
踩上残酒滑在地 自此难起身  
冬雨连绵天渐寒 竟没撑过这数九天  
[汪白水定格]

张乾：

[扮作老孔，背影上，数来宝]  
命难活 路难走  
不如意的十八九  
眼一闭 腿一蹬  
白布盖上了哭一宿  
咱这药 是通鬼神  
圆了生前身后憾  
这辈子哪的无恨事  
哎，客官，客官，赏小的一口饭吃吧——  
[作追状，下台]

汪白水：

山外的山来天外的天 梦中有个老神仙  
皱纹爬满微笑的脸 还有那故事说不完  
日出都在那东海南 日落都有那昆仑山<sup>4</sup>  
海里的哪吒斗敖丙 共工撞得天柱断  
阿白呀阿白 阿白呀阿白  
世上何处无神仙  
阿白呀阿白 阿白呀阿白  
举头望月去找神仙  
阿白呀阿白 阿白呀阿白  
乌云划过空荡的天  
阿白呀阿白 阿白呀阿白  
不见月亮也不见仙——

[灯亮起，张乾和赵棠痕在一侧桌子旁，张乾打断]

张乾：停停停停停，这都是些什么啊？

汪白水：这是我给阿白写的小传。

张乾：你告诉我，这电影里我给阿白的人设是什么。

汪白水：留守儿童，以前和奶奶住，在奶奶去世后被父母带进了城里。

张乾：那，你为了你那什么“眼一闭腿一蹬”，提前让干丧葬的老孔出场，还算能理解，这一堆神啊仙啊，是想写啥？

汪白水：害，就你那破剧本，不加点历史神话科幻，还有人能看得下去吗？

张乾：嚯，这是你来试镜还是我来试镜啊，还搁着嫌弃起剧本来来了？慢走不送，下一位。

[汪白水走，赵扩准备上，赵棠痕对张乾说。]

赵棠痕：梓涵今天合唱团小排得迟点来，下面应该轮到赵扩了，他面试的角色是，冯追。

张乾：冯追是吧。[赵扩上台]冯追试镜是最后那段告白戏吧……你看着剧本找找感觉，第 62 页到第 63 页那场戏，背景我有简单标注。

<sup>3</sup> 出自苏轼《水调歌头》。

<sup>4</sup> 化用民间神调。

[赵扩拿起剧本研读，舞台黑]

赵扩：[对黑暗处，生硬地]其实，从之前的地摊小吃系列报道里，我就知道梧桐这个名字了。然后，呃，我没想到，居然真的会有一天，你能来到我的生活中。这几周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是梦一样。所以……我们能让这个梦，再做久一点吗？

[张乾全程皱眉，舞台亮]

张乾：你能……读得再有感情一点吗。这可是对他默默喜欢了很久的人告白的场景，你想想你自己的经历，也不至于读得这么硬吧。

赵扩：呃，抱歉，我没有过什么恋爱经历……

张乾：行了行了，下一位吧，

赵崇痕：下面是老李，他也是来面试冯追的。

[赵扩走，李平上。]

张乾：[递剧本]李平，你来啦，第62页到第63页告白戏，背景我有简单标注。

李平：[深情]其实，从之前的地摊小吃系列报道里，我就知道梧桐这个名字了。我没想到，居然真的会有一天，你能来到我的生活中。这几周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是梦一样。所以……我们能让这个梦，再做久一点吗？

张乾：不错，你这次怎么想起来来面试了？

李平：这不是听说张导写了个剧嘛，就来玩玩。

赵崇痕：反正下面也没人了，我们干等吴梓涵排练结束也是等，你要留这听听戏吗？

李平：好啊，去隔壁吧，反正隔壁教室没人。

[三人下台]

## 第二场 梓涵

[两个教室]

[赵崇痕，李平坐下，听张乾讲戏]

#曲目 02：甲乙

[带爵士风格的钢琴]

张乾：

总有人对我说 这世界  
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每个人扮演着 习惯着  
不该属于自己的角色  
总有人在追问 这世界  
究竟是不是我们的  
我们的 你们的 飘来的 飘走的  
又能如何

[拉过一张椅子，指向椅子]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冯追

三天前刚被公司辞退

[赵扩从教室门外走过，恰好落入张乾的指向]

小半辈子一事无成

只有几条金鱼作陪

[赵扩垂头丧气，吴梓涵出现，张乾又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冯追旁]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梧桐

一腔热血还未被现实消融

[吴梓涵和赵扩聊天]

她来到冯追的邻居家

那里的孩子刚刚来到城中

[两人聊着天，离开舞台]

李平：[打断]所以这电影叫“告白”，就是说这俩人的爱情故事？[敲门声]隔壁好像来人了。

张乾：来了——[转向李平]拜拜，下次有空再给你讲吧。

李平、赵棠痕：拜拜。

[李平接到一个电话，似乎爆发了一些争执，下台。]

[张乾与赵棠痕绕到隔壁进门，和吴梓涵一起入，赵扩与吴梓涵告别。]

张乾：[坐好]吴梓涵是吧，你是来面试梧桐的？

吴梓涵：嗯。

张乾：你的试镜是拒绝告白这段，64页，你先看看吧。

[吴梓涵看剧本，赵扩在门外继续自闭，戴上耳机]

#曲目 03：草台班子

赵扩：

[说唱]

崭新万物正上升幻灭如明星——这是万青的歌词<sup>5</sup>。

外面是假想雷鸣闪电的暑夜——这是腰乐队<sup>6</sup>。

去年的太阳今年依然挂在天上——杭盖<sup>7</sup>。

一山来连一片山 山山相连美浓山——交工<sup>8</sup>。

秒针一圈圈转着 日历一页页翻着

耳机里的乐队今天又解散了几个

舞台上的闪光 永不属于我的时刻

没人愿意听到我那五音不全的歌

脑海里刻上吉他老师尴尬的脸

通不过的合唱团面试循环放映千遍

来到合肥的第八百九十六天<sup>9</sup>

热爱的一切是否随夜宵摊一同改变

[赵扩走，吴梓涵开始试镜]

吴梓涵：

[对张乾点头]好了，开始吧。[沉吟后]抱歉。

总有人告诉我 这世界

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所以我们相互扶持 相互依偎

直到演出结束的那一刻

从没有人对我如此讲过

从没有人问我这梦能否更久

但请再给我点时间 这一切尚未终结

<sup>5</sup> 指万能青年旅店《采石》。

<sup>6</sup> 指腰乐队《暑夜》。

<sup>7</sup> 指杭盖乐队《轮回》。

<sup>8</sup> 指交工乐队《山歌唱来解心烦》。

<sup>9</sup> 化用李志《热河》。



让我完成最后的职责

张乾：怎么又是个喜欢自己加戏的……剧本上，你只要直接拒绝说“我们不合适”就完了啊。

吴梓涵：以梧桐当时的状态，肯定会为冯追来找她而感动。但是对她来说，完成采访才是更重要的事，这种时候怎么会直接冷冰冰地拒绝呢？

[场上人定格，后场黑，汪白水进]

汪白水：

我常会想 这世界  
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我们都等待着  
命中注定相遇的那一刻

张乾：

[走到前场]  
总有人在追问 未来的齿轮  
在哪里紧紧咬合  
[其他人唱歌时上场]

李平、赵棠痕：

就把时针拨回那个  
从未开始的副歌

赵扩：

[说唱]  
永远找不准的旋律  
永远学不会的歌  
仍梦想成为万众瞩目的表演者

吴梓涵：

升空的烟火  
又冷眼旁观着  
谁的脸又染上了新的颜色——

汪白水、张乾、李平、赵棠痕、赵扩、吴梓涵：

或许这世界  
从来只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一出告白的无聊闹剧  
正演到关键的时刻  
或许这世界不关心  
你们的或是我们的  
欲知后事如何——

张乾：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场 日常

[两个寝室]

[黑场]

赵扩：10月8日，晴。今天的关键词是“暑夜<sup>10</sup>”，最近突然迷上了这首歌，虽然现在早已不是夏天，不过至少还有夜晚。我强迫自己不去想昨天的面试，但我不得不承认，除了音乐以外，我也并没有表演天赋。

[左侧亮，赵扩旁放着一摞作业本，说话时红笔不停]

郑立坤：老赵，你这还有多少本作业啊？

赵扩：[点数]也就47本，每本三分钟的话也就俩小时多。

郑立坤：还有半小时就熄灯了——你这是又要去管科楼通宵了？

赵扩：不然咋办呢，120个人的班个性化来了150，再招助教也来不及了，就只能两个人改全班了呗。

郑立坤：那是挺惨的。你大三课也不少啊，这么急着带助教干嘛？

赵扩：感觉……在寝室闷了两年，都快不知道怎么和人交流了，带个助教复建一下沟通能力。

郑立坤：我看你就是惦记着学妹了——

赵扩：滚，助教手册可是明令禁止的。[环顾]都十一点多了，他俩咋还不回来。

郑立坤：老样子呗，一个卷到图书馆关门，一个搁实验室过柱子，少批是这样的。

赵扩：谁还不是个少批呢——行吧，那我先去管科楼了。[收拾东西]

郑立坤：欸对了，你昨天不是去面试“告白”那个剧组了吗？

赵扩：别问，问就是寄了。

郑立坤：不是，我是听说，那导演好像不太靠谱的样子。

赵扩：啥？

郑立坤：听说他来学校就没学习过，成天念叨着要搞原创、要写电影，结果大一挂太多课被学业警示了现在大三了还在重修数分。

赵扩：这有点离谱了吧。

郑立坤：谁不说呢？而且好像他那剧本也不咋样——反正我认识的人文同学是这么说的。

赵扩：那我面不上还是好事了，[收完东西背上书包]走了，祝我活着回来。

[左侧暗，右侧亮，露出张乾]

张乾：[踱步]真让汪白水来演阿白的的话也不是不行……还是冯追和梧桐的对手戏更头疼一点。能跟李平搭上戏的人也不多，但梧桐除了吴梓涵之外也没别人来面了……[环顾]这个点了，寝室怎么还没人回来啊——坏了，今天好像他们去给谁过生日了来着，也没喊我……算了，反正我也就和影协的朋友熟。

[张乾慢慢坐下]

#曲目 04：狂人

[手风琴起]

张乾：

请让我改好这一句

听角色们呼唤故事的声音

无限的文字描绘有限的生命

时间会证明我的苦心

请让我完成这部剧

勾勒脑中浮现的身影

有限的镜头讲述无限的场景

孤独中才有片刻的安宁

[合唱骤起]

---

<sup>10</sup> 指腰乐队《暑夜》。

合：冬雪 落在我肩上

（张乾：所以拿起笔 就拿起笔）

合：为我披 白色的衣裳

（张乾：描绘出幻梦的场景）

合：冬雪 落在我身旁

（张乾：所以拿起笔 就拿起笔）

合：为我筑起 白色的城墙

（张乾：趁着还没停止呼吸）

[张乾念白]

张乾：弓长张，乾坤的乾。父母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大概是希望我如名字一样，能冲上云霄。但我抬头时，看不到天，只能看到无尽的雪飘然落下。

[合唱起，念白同时]

（张乾：合肥上一次下大雪，还是在我高三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那时具体的场景了，印象里只有茫茫一片，将天地连为一体。我有时会想，北方的雪是否也不外如此——只可惜我从没去过北方。）

合：

跨越千年蜿蜒的长江  
随远山轻声歌唱  
江淮相间之地  
就是我的故乡  
这座小城的一切  
伴着四季静静流淌  
仿佛在安宁之中  
练习着死亡

张乾：

我写下一场冬雪  
写下一个北方  
所以拿起笔  
方能被代代传唱  
只有庸人才将  
课表排得满满当当  
难道学会一点知识  
就能找到永生的方向  
不如就让——

张乾、合：

冬雪 落在我肩上  
为我披 白色的衣裳  
冬雪 落在我身旁  
为我筑起 白色的城墙  
让我望不见咫尺的衰亡——

[张乾回到座位，边写边说，灯暗]

张乾：阿白之所以叫阿白，是因为她出生那年下了一场大雪。一片茫茫之间，只看见白色染上熟悉的一切。

## 第四场 老李

[教室]

[黑灯，张乾从寝室场景走到教室场景，赵棠痕在旁边]

张乾：[接电话]喂？老李？什么事非要打电话说啊？明天开拍的时候你直接来看就行了呗，反正冯追这角色你也知道咋演——[突然沉默]啊？没事吧？[犹豫，吸气]呃，没事没事，你在家好好休息吧，还是活着最重要……我想想还能找谁——[叹气]你也别道歉了啊，都是没办法的事……

赵棠痕：咋了？

张乾：老李要休学了。

赵棠痕：他怎么——

张乾：我一直知道他抑郁和焦虑挺严重的来着，虽然平时完全看不出来……可能是最近和家里……

赵棠痕：可是现在都 15 号了，明天就要围读了，本来都安排好大家一起去了。

张乾：那就只能——

#曲目 05：我？

[分割一束顶光给边缘的李平，医院服装]

李平：

如果电影让生命延长了三倍<sup>11</sup>

那我现在也算耄耋之年

牙牙学语 虚度弱冠年华

疑问中晃眼到了不惑的时间

年逾花甲 知何天命？

半截入土 难喜难悲

重重囚服缠满身躯的老者

聚光灯下映出了谁？

[李平唱歌时赵棠痕、张乾下，赵扩上，分割一束光给赵扩]

赵扩：[接电话，偏念白的说唱]

我？为何是我？

这场景我从未预想过

我？真的是我？

究竟怎样落得这结果？

我记得还有人面试冯追

难道还不如我的发挥？

又或者导演组矛盾

推了我这样的人上位？

[两束光，给吴梓涵、汪白水接电话，赵扩继续疑惑，李平低头]

吴梓涵、汪白水：[平静语气]

今天起 梧桐（阿白）是我（李平：冯追再不是我）

这出告白的故事里（李平：这故事里）

有我（李平：没有我）

角色的身影

<sup>11</sup> 出自杨德昌《一一》。

穿过故事拥抱我  
所以我不愿  
仅如剧本一般选择（李平：我无法选择）

赵扩：[怀疑]

我？只有我？  
其实我的发挥也不错？  
我？决定权在我？  
我不愿意就跟他们说？  
[开始犹豫，合唱起]

合：

风 你看这风  
飞入群山层林中  
风 你看这风  
吹动红叶又几声  
风 你看这风  
风去天明无影踪  
风 你看这风  
走过黄粱一场梦

赵扩：[节奏感更强的说唱]

我听到风声钻进耳中  
我看到街边的枫叶尽红  
圆规扎手带来熟悉的疼痛  
提醒我这并非只是场梦

合：风 你看这风

赵扩：音乐对我早已途穷

合：风 轻吹的风

赵扩：舞台仍等待着新的面孔

合：风 温柔的风

赵扩：我这十八年的人生

合：风 刺骨的风

赵扩：是否要逃避仅有的光荣

[赵扩握拳]

赵扩：你们明天是几点在哪里围读剧本？好，我到时候过去。

[其他灯暗，只剩李平]

李平：如果我有机会回来一趟的话，能留个配角给我吗？那个不靠谱的诗人。我挺喜欢这角色。

[全黑下对话]

赵扩：10月15日，多云。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用“风筝”吧。风来的时候，风筝能随着风飘到很高，可风走时，总会落下——草，作业还没改，明天就要发，这下又得通宵了——还是先把日记写完吧。

郑立坤：你这是把睡眠进化掉了么……每周通宵改作业也太不健康了吧！

## 第五场 围读

[教室]

[灯亮起，教室中几个人在围读剧本，张乾讲戏]

**张乾：**今天应该是我们剧组的第一次见面，就先按这个座位顺序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也好互相熟悉。我就直接开始了，我叫张乾，人文学院，今年大三。我是这部电影的导演，也是电影里角色“老孔”的扮演者。

**赵棠痕：**我叫赵棠痕，现在是物院大二，主要负责摄影。

[此后至第十八场前，赵棠痕在拍摄中总会时不时记下点什么]

**赵扩：**我是少院转数的大三人，赵扩，我演的角色是冯追。

**吴梓涵：**大家早，我是吴梓涵，现在在计科读大三，饰演梧桐——不过我住在高新区，所以现在来这里不多。

**汪白水：**我叫汪白水，饰演阿白，今年大二，在工程学院。

**杨诗：**我叫杨诗，数学学院大四，剧中是阿白的奶奶。

**赵扩：**欸，你是不是……去年线代 A2 的助教？

**杨诗：**是，难不成——

**赵扩：**[微妙的笑容]我就在你那个班上。

[其他人笑]

**张乾：**好了好了，闲话少说，还有人没自我介绍呢。

**黎清：**黎清，不比你们这些年轻人，我今年博五了，在剧中负责配音旁白。

**张乾：**清学长是我特地从配音社找来的，这次也负责给大家指导台词——他可是配音社唯一策导，最擅长干这种监督的活。时间比较紧，我们就先来简单过一下剧本的故事。[边说边指人]故事的开始呢，是一位叫做梧桐的记者，去开展她新系列的，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她的采访对象之一叫阿白，五岁多，之前一直在北方的老家，因为老家照顾她的奶奶去世，她也快上小学了，就被父母接来这南方的城市里。因为阿白父母平时在打工，不回家，就让阿白一个人在家待着。不过，他们也不那么放心阿白一个人，因此拜托了她的一个邻居照顾，也就是冯追。冯追之前一直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但最近被裁员而失业，赋闲在家。在他照顾阿白的过程中，也与梧桐慢慢相识……

#曲目 06：丙丁

[前奏仍为爵士钢琴]

张乾：

众所周知 这世界

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阿白的故事里

也少不了那幽默的角色

秒针一圈一圈走着

日历一页一页翻着

时间就流淌而过

轮到了命运的抉择

[翻动剧本]

梧桐为了深入调查

前去了北方的村庄

在那里她将遇到卖药人老孔

打破她天真的幻想

留在南方的冯追  
仍陪在阿白身旁  
但他有天突然发觉  
阿白已离去 没有声响

汪白水：[打断]等等，看你这剧本，阿白是一个人离家出走想回去？

张乾：怎么了？

汪白水：一个普通的五岁多的小女孩，能自己一个人跑火车站想混进车里？编都没有你这么编的吧？

张乾：阿白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隐喻，这是艺术处理——

#曲目 07：一样

[弦乐]

汪白水：[打断]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都是一样  
所有的烂故事都是一样  
一样的机械降神  
一样的英雄救美 儿女情长  
所以阿白必须出现在火车上  
所以冯追必须跟阿白来北方  
所以他们遇到刚被打击的梧桐  
才能让感情戏顺理成章  
[张乾想说什么被打断]  
哦~ 我的天呐~ 我敬爱的导演~  
但凡发挥一下你贫瘠的想象  
难道这样俗套的故事  
就是你心中的缘分一场  
到最后毫不意外地  
冯追对梧桐有了非分之想  
全无魅力的角色  
可配得上你坚持的疯狂？

赵棠痕：够了！听导演说。

张乾：[气]我是导演。你对剧本有意见，等围读结束单独说，别在这里耽误大家时间。

黎清：我们还是回到剧本的故事吧。所以，故事的结局是，梧桐拒绝了冯追的告白？

张乾：不完全。其实我想在这场戏之后再添一场作为结尾，但一直还没想好，所以决定先把前面这些拍出来，边拍边想如何结局。

汪白水：我看不如把北方的戏都改了。

杨诗：你吃错药了？今天这么冲？[拉走汪白水]我去和她聊聊。

[教室内继续讨论，杨诗带汪白水来到教室外]

汪白水：[犹豫]我也不知道——但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故事。

杨诗：去年合唱团认识你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性格啊……

汪白水：我今天就不去了，回头自己看剧本吧。谢谢。

杨诗：前面南方的戏先拍完再想这些吧，拜拜。

汪白水：拜拜。

[汪白水下台，杨诗回到教室]

张乾：她走了？

杨诗：嗯。先等前半部分拍完再聊后续的剧情吧。

张乾：真麻烦。刚才吴梓涵说她开场的独白已经练得差不多了，我们先去摄影棚把她的戏录了吧。走了。

[其他人下台，汪白水声音在黑场中，与合唱同时]

#### #曲目 08：天问 I

（汪白水：来科大学工程后，我总是会回忆起三四岁时家乡的一切。那些吞噬远山的落日、神神鬼鬼的传说，还有永远皎白的一轮月亮。我仍然记得，有一天月亮不见了，我为了找到月亮，追出了几公里，最后在一条河边看到了拨云而出的月亮。那天的月光迷幻而温暖，让我仿佛登入了仙宫。）

合：

曰：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sup>12</sup>

## 第六场 梧桐

[摄影棚，办公桌椅]

[合唱若未完则延续，张乾带众人进摄影棚]

张乾：汪白水还是没来吗？

杨诗：和她说过了，她没回。

[赵棠痕就位，吴梓涵走到办公桌前]

赵棠痕：先准备第一场戏吧，小全景下梧桐的独白，到时候画面会和其他场景剪在一起。

黎清：这布景，加个缓推镜头就成教父<sup>13</sup>了吧[笑]。

张乾：确实是那个镜头的灵感——还用了点韦斯安德森<sup>14</sup>的配色风格。梓涵已经就位了，我们准备开拍吧。三、二、一，开始。

吴梓涵：[播音状态]大家好，我是梧桐。不知不觉，当 UP 主已经一整年了，这也恰好是我的第 10 个视频。这一年来，在大家的陪伴下，我们完成了地摊小吃系列的调查，从步行街到夜市，我们探索了城市中这些深入人心却未曾流传的美食。新的一年，我们将触碰一个更加沉重的话题——留守儿童。

[赵棠痕比 OK 手势，结束拍摄]

赵棠痕：不错。

<sup>12</sup> 出自屈原《天问》，后几首天问亦出自其中。

<sup>13</sup> 指科波拉《教父 1》的第一个镜头。

<sup>14</sup> 知名导演，代表作《布达佩斯大饭店》等。



黎清：稍等，我听着感觉有点不对劲。

张乾：怎么办呢？

黎清：这个开场，是以 UP 主视频的形式说的，那就不该有电台记者那么强的播音感，可以像平时聊天一样，更自然一点。最后一句话是沉重的，语气应该稍微下落一点，再来一次吧。

吴梓涵：好。[向张乾点头]

张乾：三、二、一，开始。

吴梓涵：大家好，我是梧桐。

[顶光给吴梓涵，周围暗]

#曲目 09：梧桐树

吴梓涵：

学校里总栽着几排梧桐树

落叶铺成金色的道路

骑行而过踩着簌簌

是秋天写给我的情书

我愿徜徉在这梧桐树

让时光为此刻驻足

停在秋叶落尽之前

拒绝荒芜

哦~ 梧桐树~

你可会在黄昏孤独

哦~ 梧桐树~

看天边的云彩排成乐谱

[减弱]

高新区没有种满梧桐的路

搬去后的生活少了一份幸福

染红天空的落日下

河畔只有飞鸟陪我起舞

我愿沉睡在这梧桐树

陪我度过明天的虚无

哪怕冬日来临之后

嘴角仍扬起春天的弧度

哦~ 梧桐树~

脚下的行人你可在乎

哦~ 梧桐树~

剪碎的阳光是你的礼物

哦~ 梧桐树~ 哦~

哦~ 梧桐树~ 哦~

[回到故事中]

记者该成为一棵梧桐树

张开翅膀为普通人庇护

拿到角色的那一天起

梧桐的故事由我讲述

我将成为一棵梧桐树

不惧路上的艰难险阻  
枝条永远追逐天空  
根系深埋泥土

[过门]

张乾：这次状态不错啊，把调查记者的感觉演绎出来了。下面从“时至今日，我国仍有千万余留守儿童<sup>15</sup>”开始的部分只需要词就可以了，画面会配真实新闻画面，阿白的父母也会出现。

[杨诗从门外带进汪白水，汪白水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杨诗：她已经过来了。

[屏幕中出现采访，另一侧汪白水走到光中，看向不清晰的杨诗]

汪白水：

我曾有一棵梧桐树  
把奶奶每一根皱纹都数清楚  
城市的高楼太多  
将夜空全挡住

[杨诗身影模糊]

杨诗：

在心里种下一棵梧桐树  
四季轮转中不再无助  
闭紧双眼  
月亮上有我的祝福

吴梓涵、汪白水、杨诗：

哦~ 梧桐树~  
每一个孩子你都在乎  
哦~ 梧桐树~  
宽大的树荫是你的礼物  
哦~ 梧桐树~ 哦~  
哦~ 梧桐树~ 哦~

张乾：CUT!

## 第七场 阿白

[摄影棚，两户人家]

[黑场]

赵扩：10月23日，小雨。今天的关键词是“舞台”。在梧桐的开场和关于阿白的采访之后，明天就要开始拍我的戏了。正好我也加过配音社，之前就专门单独联系清学长练了台词，希望能有用吧……

[亮]

张乾：今天要拍的是第17页开始的这场戏，也就是用蒙太奇表现冯追和阿白的从相识到逐渐熟悉。赵扩、汪白水，你俩准备一下。棠痕，你那边呢？

赵棠痕：可以了。

张乾：三、二、一、开——

---

<sup>15</sup> 数据来源教育部2023年统计。

汪白水：等等，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想问了，到底为什么要让我们面试阿白啊？如果真的是五岁半的女孩子的话，问问老师的孩子之类总能找到吧？

张乾：这是一种隐喻——

汪白水：别隐喻了，说点观众能听懂的吧——你又不是为了对我解释。

张乾：我也不需要观众能听懂，因为这本质是作者性的东西……

赵扩：所以……什么是作者性？

赵崇痕：[无奈]就是他想着自己写得爽就行了，别人懂不懂随意。

汪白水：但是你的表达总得有个目的吧——

张乾：阿白的复杂性真正的孩子表现不出来，满意了吗？

汪白水：也没那么可以……但是……行吧。开始拍吧。

张乾：[急]那你们快就位。三、二、一，走。

#曲目 10：天问 II

[本首歌中括号表与下方台词同时，歌声很轻，作为背景]

(合：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

伯强何处？惠气安在？)

[黑暗中一束光给赵扩，思考状，黎清声音响起]

黎清：第一段台词是你和阿白第一次认识，要慢，要带着犹豫，因为你从她父母那里得知了她很内向，所以一定得是小心翼翼的——你害怕让她产生戒备之后就无法进行聊天了，这就辜负了她父母的嘱托。

[回到光明，赵扩敲门]

赵扩：阿白？是我，昨天来你们家做客的。

[汪白水在门后犹豫]

赵扩：阿白？在家吗？

[汪白水轻轻拉开]

赵扩：你父母拜托我在白天多照看着你——我能进来吗？

[汪白水沉默]

赵扩：——看哥哥给你带了什么？[拿出棒棒糖]

[汪白水摇头]

赵扩：那，要不，你来我家里坐坐？

[汪白水沉默]

赵扩：唉，你这孩子……[试图递棒棒糖]

[汪白水还是摇头，冯追试着塞]

[歌声结束]

张乾：CUT！这条可以了，下面会用棒棒糖做一个相似转场到过两人熟悉一点的时候。三、二、一，走。

(合：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  
金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鸣龟曳銜，鯀何听焉？  
顺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馮鯀，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赵扩再次思考，黎清声音入]

**黎清：**第二段台词是阿白第一次接受你的好意，愿意和你交流，你一定会带着惊喜感，但也不能太多，因为还有刚失业的情绪低落。这种矛盾的把握是最难的。

[回到光明，塞糖，汪白水拿到糖，让开]

**赵扩：**欸，终于能让我进来了吗。[浅笑]虽然你父母已经介绍过了，不过我还是想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冯追，之前在一家公司上班，后来啊，他们不要那么多人上班了，我就只能待在家里。听你父母说，你平时想得还挺多的，那给你讲讲这些故事，你应该也不介意吧。  
[汪白水轻轻摇头]

**赵扩：**[环顾]其实我从小就发现，我挺喜欢给人讲故事的。所以，或许我会适合当一个老师也说不定。不过，生活所迫，也就只好给别人打工了。

[汪白水慢慢听着]

**赵扩：**[叹气]最近在家也没事，就多给你讲讲故事吧。

[汪白水点头]

**赵扩：**你这孩子还真是不爱说话……也不知道你喜欢听什么故事啊。

[汪白水指指身后的窗户]

**赵扩：**窗户？摩天大楼？天空？

[汪白水接连摇头]

**赵扩：**说到这个，有个好玩的游戏，叫“海龟汤”，不知道你没听说过。你心里想一件事，我来问，你只能点头或者摇头来回答，什么时候我猜出来了，就是游戏结束了。

[歌声结束]

**张乾：**CUT！这条就到这里，下面继续相似转场到后来玩海龟汤的场景。三、二、一，走。

(合：

洪泉极深，何以寘之？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河海应龙？何尽何历？  
鯀何所营？禹何所成？  
康回冯怒，墜何故以东南倾？)

[赵扩思考，黎清声音入]

**黎清：**第三段台词是阿白第一次愿意开口说话，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情绪的把握一定要注意——

[故障音效]

[赵扩思考失败]

**赵扩：**[犹豫]你还记得，我第一次说海龟汤的时候吗？那时你指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来猜猜看吧。

[汪白水看向窗外]

赵扩：是在窗户外面？

[汪白水点头]

赵扩：是那些树吗？

[汪白水摇头]

赵扩：还在树的后面？

[汪白水点头]

赵扩：[更慌乱]呃，是，楼房……吗？

[汪白水狠狠摇头]

赵扩：所以，还在楼房的后面？

[汪白水点头]

[赵扩忘词]

[歌声结束]

张乾：CUT！赵扩，你怎么回事？台词没背熟吗？

赵扩：抱歉，我……

[赵扩思考]

(合：

九州安错？川谷何湾？

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昆仑悬圃，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四方之门，其谁从焉？

西北辟启，何气通焉？

日安不到？烛龙何照？

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

赵扩：冷静点。多回忆回忆黎清说了什么。

黎清：情绪的把握一定要注意，这是冯追与阿白相互救赎的过程，阿白开口那个节点冯追的快乐一定要演出来。

赵扩：你还记得，第一次说海龟汤的时候吗？我来猜猜看那时候你指了什么吧。

[汪白水看向窗外]

赵扩：在窗户外面吗？

[汪白水点头]

赵扩：是——那些树？

[汪白水摇头]

赵扩：还在树的后面？

[汪白水点头]

赵扩：会是楼房吗？

[汪白水狠狠摇头]

赵扩：楼房后面？

[汪白水点头]

赵扩：那就是，在天上？

[汪白水多点几下头]

赵扩：鸟？飞机？云朵？

[汪白水仍然摇头]

赵扩：那是……太阳？

[汪白水摇头]

赵扩：月亮？

[汪白水点头又摇头]

[张乾冲上前两步欲喊 CUT，想了想后放下，不解]

赵扩：那是什么啊……

汪白水：[超小声]那不是月亮。

赵扩：[惊喜，但没听清]欸，你刚才说什么了？

汪白水：[大一点]那不是月亮。

[赵扩疑惑，发觉和台词不一样，沉默]

[歌声结束]

张乾：CUT！汪白水你干什么？剧本是这么写的吗？

汪白水：原剧本的答案是远方的故事，我无非换成一个具体的月亮印象而已，怎么了么？

张乾：[很气]我是导演。这是我拍的戏。你来面试角色，就按我拍的戏来，为什么要当场毁了这戏？

汪白水：按你那样拍下去才是毁了！

张乾：这场海龟汤的戏就按你现在的版本来，但是之后如果再干这样的事，我会直接把你开除出剧组，换人重来——[严肃]这是最后一次警告。还有下一段相似转场的蒙太奇，阿白给赵扩讲故事，准备一下。三、二、一，走。

[赵扩思考，黎清声音没有出现]

赵扩：什么都想不起来。无论是台词还是状态，都是一片空白。我现在能做的或许是——

#曲目 11：蓝色

汪白水：[戏腔]

山外有青山

天外是青天

风吹卷得那青帘动

遍地就生了寒

梦里是曲一段

梦外有灯半盏

梦里唱罢到梦外

里外两难全

赵扩：[入戏，说唱]

远方的青山外是蓝蓝的海

穿过那青天还有宇宙存在

秋风卷得青帘掀起 听知了悲啼

又一场寒冬正悄悄到来

梦里的歌数着永恒的节拍

梦外的灯明明灭灭 关了又开

梦里一曲唱罢 睁眼穿梭到梦外

卧看那流水浮尘 花开花败

所以打开想象 前往未知的远方

让风带着你 寻找另一个故乡

夜灯映出的蓝色 是你的海洋

小床就是你的船 拿起枕头做桨

汪白水：[在引导下讲故事]

蓝蓝的天空之上

有一面蓝色的帆

蓝色的人载着我

用涂满蓝色的船

他划起蓝色的桨

飞向云端

他说 他不会

靠上灰色的岸

[远望]

蓝蓝的小船

翻过蓝色的山

看空中又一轮白玉盘

蓝蓝的小船

驶入蓝色的夜晚

把这世界都映成深深的蓝

[疑问]

奶奶啊 奶奶

你可在那云端？

奶奶啊 奶奶

那天空为何湛蓝？

奶奶啊 奶奶

你一定藏进了更深的蓝

我愿再登上

那蓝色的船

我愿扬起

那蓝色的帆

[黑场]

## 第八场 初遇

[寝室、摄影棚]

[黑场]

赵扩：10月27日，小雨。关键词是，“碎片”。前几天的表演终于入了戏，勉强能称得上成功，我也总算是找到了点冯追的状态，但还不够——

[亮起，赵扩改作业]

郑立坤：别惦记你那剧了。就你这种人天天卖弱，面试完还说自己“寄了”，现在不是照样演主角了。

赵扩：那我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

郑立坤：停停停，别卖了。说起来，你是不是忘了啥重要的事了。

赵扩：期中？我都记着呢，我都大三了，这学期也就微几泛函有期中，我学得还行，赶个拍摄进度不成问题——汪白水她大二，可能期中多一点，但也还好，毕竟下面主要是我和女主的戏了。

郑立坤：谁说是你的期中了？我问你，现在第几周了？

赵扩：第九周，咋了？

郑立坤：你不是和另一个助教——

赵扩：坏了，我真忘了，下周开始应该是我上习题课了。那我这段时间还得准备一下习题课讲义——

郑立坤：不是，那剧组有啥好的啊？能让你这么投入？你不是也看不上那导演吗？

赵扩：不一样。——我去拍了，拜拜。

[赵扩走入摄影棚场景，郑立坤疑惑、思考]

吴梓涵：早。

赵扩：早。你居然来这么早啊，是坐校车吗？

吴梓涵：不是，打车来的，周末校车八点才开，有点晚了。

张乾：今天就是你俩的戏了，两人初次见面的时候。之前让你们多吃几次饭熟悉熟悉，你们干了吗？

赵扩：这个嘛……

吴梓涵：我从高新过来也不方便……

张乾：行了。那就准备开始吧。你俩再背一下词，这镜头还挺长的——我打个电话先。

[两人换戏服，郑立坤走出寝室到前场，张乾打电话]

#曲目 12：镜子

郑立坤：[对远处]

镜子里映出的是谁的脸孔？

陌生得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

我这被规范的人生中

成全着不属于自己的梦想

从小到大的标准各不相同

无非用数字量化着成功

可为想做的舍弃一切

怎能比做好该做的事有用

[摇头]

所以我凝视着镜子中的脸孔

另一种可能的时空

他会快乐吗？会恐惧吗？

还是终为安全感 落回囚笼

三好学生 到数学竞赛 到绩点 到科研

全都没有什么不同

不如继续在这正轨的人生中

把这当成自己的梦

[张乾电话接通]

张乾：喂？李平？再过两场要到梧桐偶然采访到诗人的戏了，你近期能回来吗？

[李平从侧面上，一束光给病号服李平]

李平：我还在住院……能迟点再拍吗。

张乾：可以，但，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李平：11月中旬。抱歉。

张乾：好。

李平：[对远处]



镜子里映出的是谁的脸孔？  
陌生得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  
这身衣服成为我的囚笼  
让我有始无终  
工地上的诗人书写着他伟大的平庸  
将月光与柏油马路念诵  
如果那曾是我 如果那会是我  
我能否感到一丝光荣

郑立坤、李平：

重复着熟悉生活的我的脸孔  
逃不开一串串数字的追踪

李平：我的失败

郑立坤：我的成功

郑立坤、李平：已注定在某个宿命

[宿命的身影闪过]

郑立坤、李平：

所谓活出自我 所谓摆脱期待  
这样的鸡汤能把谁打动

郑立坤：所以继续嘲笑 那可悲的导演

李平：所以继续痛苦 被隔绝的明天

郑立坤、李平：砸碎镜子里的脸孔

[两人下]

张乾：你俩怎么还没好？

赵扩：我还在找感觉——

张乾：快点开始吧，我们的时间真不多了。清学长，这段是你的旁白先开始——虽然会单独录，不过还是麻烦你说一下给他们找找感觉。三、二、一，走。

黎清：[随意、放松语气]6月30日，夏。夏天是个温柔的季节，让人联想起汽水、冰棒与漫长的白昼——也很适合一个故事的开始。

[吴梓涵敲赵扩房门]

赵扩：[奇怪的表情]您好，请问您是？

吴梓涵：我叫梧桐，是个记者，最近正在进行留守儿童相关的调查，听阿白的父母说这段时间是您在照顾她，所以想进行一个简短的采访。

赵扩：[继续奇怪]您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吗？

吴梓涵：事实上，我是一位自媒体记者，这是我的主页——

赵扩：[刻意]哦！我之前看过——

张乾：CUT！（黎清：停一下！）[同时]

张乾：[看向黎清]你来说吧。

黎清：赵扩，你告诉我这段应该表演的是什么情绪。

赵扩：冯追其实第一眼就认出了梧桐，所以他的话都是为了假装这是“初次遇见”。

黎清：那你演的是啥？那个奇怪的笑是什么意思？

赵扩：我在想往这个方向……

张乾：这是电影，是要放在大荧幕上被人逐帧审判的视听艺术，最不能接受缺憾的艺术！你如果找不到状态，就再来，到你找到为止。就第一句台词，你再来演一下试试。

赵扩：[努力失败]您好，请问您是？

[张乾摇头]

赵扩：[继续努力失败] 您好，请问您是？

[继续摇头]

吴梓涵：你之前应该也没学过表演吧。别做得太刻意，深呼吸，来找找状态。

赵扩：[深呼吸，仍然努力失败] 您好，请问您是？

张乾：那我们今天就拍到这吧。你实话告诉我，你花了多少时间在剧本上？

赵扩：最近在准备习题课讲义，所以……

张乾：你这个准备程度，也没法继续拍了啊。先拍后面的戏吧。梧桐的几段独白可以先录了，今天也没喊其他人来。

吴梓涵：欸，也不至于这样就……

#曲目 13：噪声

黎清：

镜头下 又一个劣质的表演被记录  
电影里 如此的发挥也敢说无辜？  
颜料里混沌的杂色 交响乐中难堪的音符  
这样的粗制滥造 怎配得上称艺术  
眼中的生活 醒来是新的一幕  
无论何种借口 做不好就活该受苦  
并非是苛刻 才不允许丁点失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没什么比这更清楚

黎清、张乾：

我听见噪声 正充满这剧组（合：冬雪——）  
非议与毁谤 坚定者注定孤独（合：孤独——）  
请让我再改一句 再把这段重录（合：掩埋——）

黎清：贡献一场 完美的演出

（合：前路——）

（张乾：让庸人们看清我的演出）

[突然黑场]

[各种话与不规则旋律剪辑，冬雪和声仍传出]

[赵扩在场中，一束光，挣扎]

吴梓涵：深呼吸。

[所有声音消失，光灭]

## 第九场 目标

[街边]

[声音先入]

陈湾：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起来面试奶奶的啊？就你这性格，怎么看也离慈祥十万八千里啊。

杨诗：我演奶奶的时候可是很有感觉的，[唱] 在心里种下一棵梧桐树~

[两人边说边走上台，低头抱作业的赵扩迎面遇到]

赵扩：欸，助教——[改口]呃，杨诗？还有——

陈湾：我叫陈湾，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男主来着，杨姐给我看过你们拍摄的花絮。

赵扩：[弱]是我。——我送作业去了。

[赵扩逃下台]

陈湾：助教姐姐[夸张]——[想起什么]他没事吧？

杨诗：好像最近几次拍戏不是很顺利，他被导演和台词指导狠狠骂了。

[两人继续走]

陈湾：可惜梓涵还在写代码，不然这天气散步多舒服。

杨诗：你不是还和她一个班吗？怎么人家在写代码，你就跑来本部散步。

陈湾：我又不像她想出国，天天卷那绩点，现在保研名额也多了，本校躺平不好吗。倒是你，当年学微分方程的时候说打死也不学数学了，现在怎么还在基础数学待着？

杨诗：可能，还是想去多了解一些，世界是如何运行的？

陈湾：说这么玄乎干嘛……还是敲代码好，做出个啥来都能看得到。

#曲目 14：终极目标

[口哨前奏]

陈湾：

你问我要去向哪里  
去码头整点薯条  
你说你问的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还是去码头整点薯条  
做一只自由的海鸥  
或是晒着羽毛的知更鸟  
山雀掠过天空的朝霞  
新的一天就要来到

杨诗：

路边一只猫 住在月亮上的猫  
白天睡觉 晚上把那诗歌寻找  
阿白的天外天 奶奶的故事  
心里的梧桐树可知晓  
一次未尝试过的生活  
轻轻擦去未来的草稿  
画上些新的朋友  
和一个配角的小小骄傲

[口哨间奏]

杨诗：我还真挺喜欢张导写的这个故事，可能我也在被它改变吧——说起来，你这么闲，怎么不来剧组玩？

陈湾：还是算了吧，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太浪费精力了，而且表演也很麻烦啊，这些话你去年拉我进合唱团的时候就说过一遍了。

杨诗：因为感觉你很有唱歌和表演的天赋啊，你现在在特教团那——

陈湾：有天赋，[笑]我自己玩得开心就好，也没浪费嘛。都像梓涵一样又想去合唱，又想来演戏，还要卷绩点，怕不是要把自己累死。

[两人下台，吴梓涵拿着书上]

吴梓涵：

明天 休息的一天  
拥有一切憧憬的那一天  
明天 幸福的一天  
所有美好终将实现

[赵扩与郑立坤散步上，与吴梓涵分居两边，吴梓涵处和声起]

赵扩：明天就是第一次习题课了。

（合：画上的花）

郑立坤：你这还紧张上了？

（吴梓涵：等花开的又一天）

赵扩：你上你也紧张。

郑立坤：最近没事吧——剧组那边不顺利？

（合：怎能冒出新芽）

赵扩：一直找不到感觉。我怕习题课也这样，一紧张啥都忘了。

（吴梓涵：盼日落的每一天）

郑立坤：以你的数学水平，有啥好担心这个的。

（合：永恒绽放）

赵扩：不好说。

（吴梓涵：或许生命的某一天）

郑立坤：你不是天天就想着表演吗，给你演出的机会还不乐意了？

（合：无论风吹雨打）

赵扩：至少希望我能完成吧。

（吴梓涵：想起无忧无虑的从前）

[陈湾、杨诗再上]

杨诗：

你问我要去向哪里（合：画上的花）

只有云才知道（吴梓涵：期待着的明天）

你说你问的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合：以永生的代价）

还是要抬起头寻找（吴梓涵：仍嫌太短的时间）

陈湾：

做一只会飞的企鹅（合：说服自己）

或是喜欢滑冰的海豹（吴梓涵：只要不闭上眼）

信天翁看到了极光（合：不再害怕）

闪烁好运的预兆（吴梓涵：是否能永远停留今天）

[赵扩仍然为说唱]

赵扩、吴梓涵：我将要去向哪里

（合：画上的花）

陈湾：去码头整点薯条

（杨诗：只有云才知道）

（合：还会开吗）

赵扩、吴梓涵：当我思考人生的终极目标

（合：画上的花）

陈湾：还是去码头整点薯条

（杨诗：还是要抬起头寻找）

（合：能等到天亮吗）

赵扩、吴梓涵：我将要去向哪里

（合：画上的花）

陈湾、杨诗：等明朝到来 自然知道

（合：能听见吗）

赵扩、吴梓涵、陈湾、杨诗：思考人生的终极目标

（合：画上的花）

陈湾：不如散完步睡大觉

（合：做个好梦吧）

[其他人下，赵扩留台上，黎清上]

赵扩：麻烦学长了。

黎清：摄影棚里的那些话，其实也不是针对你，都是为了整个电影的呈现能更优秀……如果你想演好男主，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对剧里四个主要角色的理解是什么？比如，你再试一次告白那段词。

赵扩：[努力调动感情]其实，从之前的地摊小吃系列报道里，我就知道梧桐这个名字了。我没想到，居然真的会有一天，你能来到我的生活中。这几周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是梦一样。所以……我们能让这个梦，再做久一点吗？

黎清：那好，你的第一句应该是个怎样的情感？

赵扩：唔，怀念过去，然后，回忆当时的场景？

黎清：不要忘了，这里很重要的一层是，冯追第一次见到梧桐的时候欺骗了梧桐，让梧桐以为冯追并不认识她。所以，这里一定会带有一点对那时的不好意思。而这句里的“梦一样”，指的也并不都是美好的回忆。那个在工地自称诗人的家伙、又是抬棺材又是卖假药的老孔，这些人或许对应的并不是快乐的回忆，但他们也都是这个梦的一部分。把这些感情把握住了，这剧才能演好。

赵扩：可是，像学长说的这些人，关于他们的戏还没有开始拍摄，我又怎么把握住演员的感情呢？

黎清：这就要靠你自己了。几个主角里，阿白和梧桐你肯定最熟悉，对冯追也能有不少共情，那就只有老孔需要看剧本去理解——他曾经是村子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的转变才是表现的重点。不过，训练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吐字去开始，跟我念，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黎清说话时一边灯光渐暗]

## 第十场 巨星

[摄影棚，前景黑板]

[黑场中]

赵扩：11月1日，晴，今天的关键词是“塑料”，可能是最近Radiohead<sup>16</sup>听太多了，又或者是因为Gorillaz<sup>17</sup>——当然，更可能是二者兼有。

[亮]

赵扩：[瘫]习题课讲义是终于写完了，累死了，也不知道杨诗当时怎么边带助教边还能天天去合唱团的。不过，冯追的角色演绎还是没着落啊，到现在了，连和清学长单独对戏都没演出学长想要的效果——他也真是够严格的。

[赵扩走进教室，准备习题课，写了板书又擦掉，重复几次]

#曲目 15：巨星

赵扩：还是……不行吗。只要站上这里，就总有失误的预感。

[说唱]

秒针一圈一圈地拧紧生锈的琴弦

<sup>16</sup> 乐队名，对应前文塑料的歌曲为 Fake Plastic Trees。

<sup>17</sup> 乐队名，对应前文塑料的歌曲为 Plastic Beach。

日历一页一页撕掉所有熟悉的脸  
一天接着一天 一年接着一年  
我的生活 定格在半径两公里的圆  
[逐渐激动]

再给我点肉 给我点血<sup>18</sup>  
给我点还有梦想的时间  
给我一双眼再熔炼七七四十九天  
让我将这世界好好看见  
给我点药 给我点酒  
和一根金箍棒敲碎谎言  
矛盾同虚伪 贪婪同欺骗<sup>19</sup>  
这年头谁不会七十二变<sup>20</sup>  
别谈浪漫故事风花雪月  
别说谁比谁又更加值钱  
不过是泛黄的相机胶片  
和老旧电视机的闪烁画面  
耳机里的摇滚听了一千遍  
第一句歌词卡在喉咙前  
笔下的数学题不分日夜  
质问着我的今天

[再次打开剧本，沉默、放慢]

阿白有山外的山 阿白有天外的天  
阿白的梦中总有那个老神仙  
梧桐永远期待着新一天的上演  
期待着鲜花盛放的永恒时间  
还有老孔 就连老孔  
都有神药让人安心受骗  
而冯追的生活 冯追的生命  
早该装在老孔的棺材里面

[习题课开始，转念白，慢慢找到自信]

我就是群里的赵扩。因为另一个助教的时间安排，他负责前半学期的习题课，我负责后半学期的，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们上习题课。

数分 A1 这门课呢，积分这部分我个人觉得是最大的难点，会出现各种阴间积分不等式和积分估算。然而，对这部分练习，恰恰是今后的学习中需要一直使用的分析技巧。哪怕具体题目的细节已经忘却了，里面的很多代数处理也是会一直伴随的。

[弱，慢慢找到节奏]

但我是赵扩，我不是冯追。

我才大三，也还来得及后悔。

如果我确实不属于歌唱，不属于摇滚。

或许，现在也是个表演的机会……

[括号内念白与下方说唱同时，预录，作为背景播放]

<sup>18</sup> 化用崔健《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sup>19</sup> 化用窦唯《高级动物》。

<sup>20</sup> 化用罗大佑《现象七十二变》。

(还是从这几周的作业开始说。第十三周作业还是比较简单的，可积性理论这边不需要掌握勒贝格定理的证明，会用就行了。比如这个，可积函数的和仍然是可积函数，那不连续点最多是两个函数不连续点的并集，零测集的并集还是零测，就做完了。)

[渐渐找到感觉]

这教室就是舞台 证明都受我指挥  
没有麦克风 就让数学家的智慧聚成乐队  
同学们就是我的观众 掌声就是我的喝彩  
我只要对着手上的乐章 张开嘴……

[习题课声音继续作为背景，开始唱]

现实 幻梦 交织成语言  
生命 死亡 都典当给时间  
熟悉又陌生的旋律  
隐隐约约划过天边

[伴奏中带有各种摇滚/流行剪辑作为背景]

我愿放声歌唱 有谁来附身聆听  
我愿独立台上 终落得徒欠光阴  
脑海里的风声 劝我 接受这宿命  
不曾想到 成为这般巨星

[鼓掌声，习题课结束，状态高点]

我享受着喝彩 享受喝彩后的寂静  
镁光灯下闪耀的可是我的身影  
那是我无数个 无数个 无数个梦境  
让我走到现在的唯一原因  
我是流形 万千世界中克莱因瓶  
我是无尽 把有限的人生毁个干净  
我是列紧 成为完备是我的荣幸  
就在今天成为巨星

[最高点，伴奏最强，舞蹈]

[缓缓弱下，合轻轻传出]

合：

风 你看这风  
飞入群山层林中  
风 你看这风  
吹动红叶又几声  
风 你看这风  
风去天明无影踪  
风 你看这风  
走过黄粱一场梦

[赵扩走入摄影棚，有些喘息]

赵扩：我好像找到冯追的感觉了。

吴梓涵：你这是刚上完习题课跑过来的？

赵扩：嗯，抱歉来迟了点。

张乾：快换衣服吧。现在 11 月 2 号了，我们今年得完成大部分的拍摄，你这里不能再不过了。还是从初遇那场开始。

汪白水：采访那边的词我可以按之前说的月亮设定回答吗？

张乾：[烦]行吧，也没时间再跟你吵了，大意不变就行。黎清准备一下旁白，三、二、一，走。

黎清：6月30日，夏。夏天是个温柔的季节，让人联想起汽水、冰棒与漫长的白昼——也很适合一个故事的开始。

[吴梓涵敲赵扩房门]

赵扩：[瞬间惊喜后掩藏]您好，请问您是？

吴梓涵：我叫梧桐，是个记者，最近正在进行留守儿童相关的调查，听阿白的父母说这段时间是您在照顾她，所以想进行一个简短的采访。

赵扩：[掩饰]您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吗？

吴梓涵：事实上，我是一位自媒体记者，这是我的主页——

赵扩：[假装惊讶]哦！我之前刷到过你做的报道。

[赵扩打开门]

#曲目 16：采访

[伴奏起]

吴梓涵：你和阿白的父母是怎么认识的呢？

赵扩：其实说来也巧，我们小区这里比较旧了，就容易出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有次我回家时看到他们家门开着，在里面摆弄路由器，就过去帮了个忙，从那时候就算认识了。毕竟是邻居，后来熟悉之后也有互相带点特产啥的……

吴梓涵：[报道口吻]

一条窄窄的楼道里两户人家  
三月 窗外的枝头上长出新芽  
一个叫冯追的男人来到陌生的城市  
一个叫阿白的孩子等待着长大  
[走到前景，背景赵扩失意]  
一湾浅浅的河环绕两户人家  
五月 阳光随暖风洒下  
冯追刚经历了工作的变故  
阿白的父母整年难得休假  
[赵扩、汪白水互动]  
命运突然交错的两户人家  
意外的友谊正长出新芽  
楼宇纵横的天际下  
谁又被谁牵挂

(合：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焉有石林？何兽能言？  
焉有虬龙，负熊以游？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何所不死？长人何守？  
靡萍九衢，臬华安居？  
灵蛇吞象，厥大何如？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赵扩走到前景]

吴梓涵：你有想过拒绝阿白父母的要求吗？带孩子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吧？

赵扩：没有吧——阿白和其他人不一样，总是有很多有趣的想象，也能给我不少快乐。而且我发现，我还挺喜欢和孩子们接触的，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吴梓涵：但无论是被接进城里还是留在老家，这都恰恰是留守儿童们难以拥有的。

赵扩：嗯。阿白也说，她在城市经常感到很害怕，因为高楼会挡住她看向远方。

吴梓涵：对你来说，和阿白的相处过程里有什么难忘的瞬间吗？

赵扩：或许是后来有一次，和她又提到了被裁员的事，她说，如果我没有犯错的话，难道把我赶走不是公司的不对吗？我很难描述那一刻我的心情，但的确感觉到，好像生活也没有那么糟……

[汪白水也走到前景，接受吴梓涵采访]

[吴梓涵递话筒，汪白水一开始不愿意说话，赵扩推了一下，突然开口]

汪白水：[小声]我喜欢冯追哥哥，他是我的朋友。

吴梓涵：那你在这里有什么遗憾吗？

汪白水：我看不到月亮……[仍然小声]

山外的山来天外的天 梦醒全不见  
成片的高楼遮住了眼 也遮住了人间的月  
日落西山黑了天 钢铁拦在那银河前  
灯火驱散微笑的脸 再找不到老神仙

[都看向阿白，杨诗在后场上]

赵扩：阿白呀阿白

吴梓涵：阿白呀阿白

赵扩、吴梓涵、杨诗：你独自来到这人间

赵扩：阿白呀阿白

吴梓涵：阿白呀阿白

赵扩、吴梓涵、杨诗：看悲欢离合正上演

赵扩：阿白呀阿白

吴梓涵：阿白呀阿白

赵扩、吴梓涵、杨诗：城市的风景已看遍

赵扩：阿白呀阿白

吴梓涵：阿白呀阿白

赵扩、吴梓涵、杨诗：何处寻得梦中的仙

张乾：CUT！这遍终于不错了，尤其是赵扩的状态。到这里，电影的前半部分就算结束了，后半部分北方的戏，老孔也得上了，要不清学长你看着喊开始和CUT？

黎清：行。趁着大家都在，还是先把梧桐最后一段独白录了吧。

[李平突然敲门]

张乾：谁在外面？

李平：是我。

张乾：[开门]老李？你不是说11月中旬才能——

李平：听说你们都已经要把南方排完了，我就临时出院过来一下。

赵扩：欸，你是不是之前面试冯追的人来着，原来张导说的诗人演员是你吗？

吴梓涵：出院……你是受伤了吗？

[李平刚要开口，张乾先说]

张乾：嗯，他之前因为身体原因在住院，所以不方便来演冯追了。

黎清：这样的话，正好南方最后两段都能录了吧——吴梓涵，你还记得采访诗人那边的台词吗？

吴梓涵：我没问题。

张乾：好，这幕的背景是绿幕，之后要换成工地的背景。[待二人换衣服站定]三、二、一，走。

吴梓涵：现在我们站在的工地就是阿白的父母工作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扬起的沙尘与带着安全帽的工人们——现在是午休时间，工人们在抓紧这宝贵的机会休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辛劳着，维持全家的生计。

[李平突然钻入画]

李平：[大嗓门，带口音]欸，这儿是有采访吗？

吴梓涵：[礼貌的微笑]对，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吧？

李平：对，我老家在北方。

吴梓涵：你为什么来这里打工呢？

李平：还能有啥，赚钱养家呗。

吴梓涵：你觉得工地这里辛苦吗？

李平：辛苦是辛苦，能赚钱就干着呗。听说，最近还有不少人下岗，想干都干不得了！

吴梓涵：说起来还没问，怎么称呼你呢？

李平：我姓黄，号柏月。

吴梓涵：还有号呢，这有什么来历吗？

李平：不瞒你说，我平时有空就喜欢写写诗，这是出自我最喜欢的一首，叫“月光”。

吴梓涵：说来听听？

#曲目 17：北方

李平：

惨白的月光  
照在了大地上  
看那柏油马路  
黑漆漆的 如此安详  
突然下起了雨  
水泊里倒映着天上  
再看柏油马路  
满地都是月亮

（吴梓涵：[与李平唱段同时，走到前场，播报语气]我们在南方的访谈就以这么一首诗结尾。每个人都为美好的生活辛劳着、努力着。最近的视频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有评论说我作秀，也有说我在采访中显得轻浮。对我来说，对留守儿童的报道其实和之前地摊小吃是同一个主题，“关注城市里被忽视的普通人”。接下来，我们将前往阿白的家乡，去看一看，到底还有多少孩子留在那个小小的村庄里，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吴梓涵：

我要去北方  
寻找被遗忘的时光  
那里鲜花生长  
歌声悠扬  
我要去北方  
草原是我的航向  
星辰洒下点点荧光

铺在骏马的背上

[后景张乾、汪白水争执]

黎清：CUT!

张乾：都是一样

汪白水：都一样

张乾、汪白水：所有的烂故事都是一样

张乾：一样的不知所云

汪白水：一样的俗不可耐

张乾、汪白水：浪费纸张

汪白水：

呼和浩特和合肥的夜晚都一样

这年头谁还会向往北方

做好你那文艺青年的梦

然后把你的剧本丢进垃圾场

张乾：都是一样

汪白水：都一样

张乾、汪白水：所有可悲的人都是一样

张乾：一样的急不可待

汪白水：一样的无病呻吟

张乾、汪白水：心高到天上

张乾：

不谙世事的记者

向往从未去过的北方

她将见到这肤浅的时代里

牧歌随着草原衰亡

[赵扩扮冯追上，张乾生气走]

赵扩：

无所谓南北 无所谓路灯或是太阳<sup>21</sup>

哪里都不是我的家乡

阿白的故事与梧桐的话语

在这暗夜里照进一束光

黎清、郑立坤：镜子里映出的是谁的脸庞

陈湾、杨诗：码头上的海鸥渺小的倔强

黎清、郑立坤：镜子的叹息

陈湾、杨诗：海鸥的舞蹈

黎清、郑立坤、陈湾、杨诗：无非感慨人生无常——

吴梓涵、赵扩：我（你）要去北方

（汪白水：都是一样）

（黎清、郑立坤：镜子）

（陈湾、杨诗：海鸥）

吴梓涵、赵扩：寻找被遗忘的时光

（汪白水：可笑幻想）

---

<sup>21</sup> 化用草东没有派对《床》。

(黎清、郑立坤：脸庞)  
(陈湾、杨诗：思想)  
吴梓涵、赵扩：那里鲜花生长  
(汪白水：英雄救美)  
(李平：月光照在了大地上)  
吴梓涵、赵扩：歌声悠扬  
(汪白水：儿女情长)  
(李平：柏油马路漆黑得安详)  
吴梓涵、赵扩：我（你）要去北方  
(汪白水：都是一样)  
(黎清、郑立坤：镜子)  
(陈湾、杨诗：海鸥)  
吴梓涵、赵扩：草原是我（你）的航向  
(汪白水：可悲城墙)  
(黎清、郑立坤：梦想)  
(陈湾、杨诗：如常)  
吴梓涵、赵扩：星辰洒下点点荧光  
(汪白水：俗不可耐)  
(李平：细雨落在了大地上)  
吴梓涵、赵扩：铺在骏马的背上  
(汪白水：浪费纸张)  
(李平：看见满地月亮)

除张乾众人：

心里  
的北方  
是否  
会被夜幕阻挡  
梦中  
的北方  
是否  
已被城市灭亡

[众人突然停，张乾扮老孔上]

张乾：

白天想 夜里盼  
就等着给各位唱这段  
这活名叫数来宝  
是一个药葫芦一块板  
古今兴亡多少事  
竹板一打付笑谈  
各位若能看上眼  
赏点小钱 好吃饭

[环顾]

张乾：小的叫老孔，做点死人生意，顺带卖卖这味治后悔的神药——看来还没到小的出场的时候呢，不打扰各位的兴头了啊——

[张乾下，再起]

除张乾众人：

记忆

的北方

是否

已变了模样

现实

的北方

能否

留存一点信仰

[张乾一起合]

北方——

[幕落]

## 第二幕 北

一切牲口里我最爱驴子  
你仔细看他温柔的眼睛  
有什么比那更忧郁，更寂寞  
如果北方是一座大磨  
它一生  
就绕着磨子，拖不完地拖  
——余光中《小毛驴》

[幕间休息 15 分钟]

[提前一分钟左右关灯]

众人：[幕后，清唱]

我们是你路过的甲乙丙丁  
有谁会注意一个路人的心情  
我们是生活里的甲乙丙丁  
等待着告白眼中的一颗流星

[停顿一段时间，幕前亮，准备拉幕]

## 第十一场 远方

[摄影棚]

#曲目 18：望

[伴奏起]

赵扩：11月19日，中雨。今天的关键词是“艺术家”。

[幕启]

合：

跨越千年蜿蜒的长江

随远山轻声歌唱

越过江淮

就来到北方

[幕布拉开，众人正在摄影棚布置村庄场景，伞放在一边]

那里有飞鸟的梦境

孕育生命的土壤

工厂传来陌生的轰鸣

都敲击在心头上

[众人合]

身在南方向北望

看这天地间 何处才是我故乡

风和日丽 鸟语花香

是否只出现在想象

身在南方向北望

漂泊四海中 找寻不到的故乡

月明星稀 冬雪一场

无非是去不了的远方

[宿命上场]

宿命：

[赵扩眺望]

来无影 去无踪（合：风——）

万山层林随你动

烟消雾散终有时

梦醒方知谁独钟

[吴梓涵眺望]

一支白芍墙上画（合：花——）

尽美尽善却似假

不将深根埋土中

来年如何发新芽

[张乾眺望]

百鸟飞尽人踪绝（合：雪——）

茫茫一片万物略

纵知坚冰化尽日

喜怒哀惧怎了却

[汪白水眺望]

自恃阴晴与圆缺（合：月——）

半是仙来半是血

吴刚伐得桂树断

死地逢生路未绝

[宿命下]

合：

身在南方向北望

看这天地间 何处才是我故乡

风和日丽 鸟语花香

是否只出现在想象

身在南方向北望

漂泊四海中 找寻不到的故乡

月明星稀 冬雪一场

无非是去不了的远方

[众人站定准备开拍]

何时找到我的故乡？

何时才能飞向远方？

都向北望——

黎清：北方的第一场戏就是梧桐和老孔的冲突。棠痕看起来准备好了，那，你俩好了我就喊开始？

张乾：学长直接喊就行。

黎清：好。三、二、一，开始。

张乾：记者？咱这小庙，住不起您这尊佛。

吴梓涵：我只是来采访一下有关留守儿童的——

张乾：够了。每一拨人都有理由，到最后还不是一个鸟样？

吴梓涵：你怎么这么说话……

张乾：甭管什么理由，只要我还在这，你就别想进这个村子。

吴梓涵：可是这个调查对你们也是有益无害的——

张乾：停。你没发现其他人都远远看着不掺和吗。要是他们真这么觉得，早上来拦着我了。

吴梓涵：你是？

张乾：我叫老孔，抬棺材的。

黎清：CUT。这部分就到这里。下面是卖药那段，前面几句村民的台词，谁来帮忙合一下？这个到时候应该也是找群演去录吧。

杨诗：我来吧。

黎清：那行，我俩来读。你先开始，三、二、一，走。

[张乾、吴梓涵无声争论]

杨诗：老孔怎么又犯病了。

黎清：你也别讲他，要不是他在村口堵着，记者都进来几波了。

杨诗：是啊，他们一来准没好事。

黎清：唉，老孔也是可怜人啊。

杨诗：谁说不是呢，要不是当年……

[张乾出声]

张乾：欸，你不是想进村采访吗？我给你一个机会。

吴梓涵：什么机会？

张乾：[摆弄药葫芦]你要是买了我这药，我就放你进村。

吴梓涵：药？

#曲目 19：药

张乾：[数来宝]

命难活 路难走  
不如意的十八九  
眼一闭 腿一瞪  
白布盖上了哭一宿  
咱这药 是通鬼神  
圆了生前身后憾  
这辈子哪得无恨事  
走过路过都瞅一瞅啊——

吴梓涵：这怎么听着不像是真药呢？

张乾：[数来宝]

[摇头]  
咱这行 有讲究  
凡人不配我出手  
这是看您有缘分  
方才对您来兜售  
原价十万两千三  
折作九千九百九  
咱再打个六七折  
收您六千六百六  
[吴梓涵转身向后走]  
若是客官仍嫌贵  
不如五千六百六



——也能四千六百六  
两千六百六啊——

黎清：CUT!

[突然全黑]

## 第十二场 分歧

[两个寝室]

[黑场中]

赵扩：11月27日，小雨。今天的拍摄很不顺利，汪白水和张乾果然在北方的剧情发生了巨大的分歧。——哦，今天的关键词是“传子”<sup>22</sup>，这首歌很适合吵架的心境。

[一边亮]

郑立坤：你们这电影打算什么时候拍出来啊？

赵扩：应该今年得完成拍摄，然后做点剪辑啥的，寒假之前放出来吧。

郑立坤：还来得及吗？

赵扩：他俩不吵架的话来得及的，但马上就要到汪白水的戏，她不想拍了谁也不能拦着。

郑立坤：所以他俩为啥吵？

赵扩：搁那争论什么作者性，观众性的，我也听得云里雾里。

郑立坤：说到这个，发生了这种事，导演第一反应不应该是让演员滚蛋吗，咋还一直吵来吵去，抖M？

赵扩：估计是也找不到别人了吧，再说都拍了这么多了，还能咋办呢，汪白水演技又没问题……

#曲目 20：天问 III

[一束光给中央低头汪白水]

合：

鲧鱼何所？斃堆焉处？

羿焉弹日？乌焉解羽？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

焉得彼龠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汪白水抬头]

汪白水：

天上月 落人间（合：闵妃匹合，厥身是继）

水中月 泛轻涟（合：胡维嗜不同味，而快鼃饱？）

山外山 梦中仙（合：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蟹）

一曲罢 两难全（合：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

[汪白水沉思，另一侧灯亮]

陈湾：所以你们今天根本啥都没拍？

吴梓涵：对。汪白水无论如何也不想拍阿白突然消失、冯追去找阿白的戏，说这是背离了人设，俗不可耐。

陈湾：看来这故事对她还挺重要的。

吴梓涵：那肯定。

陈湾：欸对了，编译不是又布置了个大实验吗？你写了没？

---

<sup>22</sup> 指舌头乐队《传子》。

吴梓涵：还没——最后两天再肝。

陈湾：不一定来得及。我有同学开始写了，说基本上搜不到类似框架，而且还贼难。

吴梓涵：那也得先把电影整完啊——今晚多肝一会儿吧，正好这两天还拍不到我的戏——但是合唱团那边音乐会也快了……

陈湾：你不是还说这几天要摸鱼来着——

吴梓涵：编译肝完再说吧，如果今晚做完明天就能摸鱼了嘛。

#### #曲目 21：棋子

[张乾走上台面对汪白水，互动铺垫，展现此时两人为回忆中]

张乾：

总有人对我说  
这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一个演员  
偏偏演不好该演的角色

汪白水：

都是一样  
一样傲慢的导演糟蹋角色  
被创作出的人物  
从来不止属于作者

张乾：

我的剧本 我的世界  
我的阿白和老孔 我自有评说

汪白水：

你的偏执 你的冷漠  
你的烂俗桥段 不过浪费人设

汪白水：我不愿 成为一颗棋子

(张乾：你不曾了解过 又怎会懂得)

汪白水：我不能 任阿白毁于你的无知

(张乾：你可知阿白背后 几番苦涩)

张乾：

不如看看你想的故事  
神话、科幻还是历史？  
靠阿白的死来终结矛盾  
三流作家的把戏到此为止

汪白水：

阿白本就是天上仙  
来到人间留一时  
让浪漫凝成奔月的梦  
神话照进冰冷城市

张乾：

我的信仰 我的坚持  
我笔下的剧本来源真实

汪白水：

你的高傲 你的无耻  
空谈现实却从未正视

张乾：你是演员 看清自己的位置

(汪白水：你抬起头 靠幻想虚构现实)

张乾：你理解几分 就与导演争执？

(汪白水：我低下头 是否甘愿成为棋子)

张乾、汪白水：

把这世界当成个巨大的棋盘

你我也不过只是其中的棋子

本可以引人深思的剧本

何以竟沦落至此？

张乾：只要念出剧本上的台词

[张乾急下台，汪白水看着张乾沉默]

汪白水：[不平但无奈]

好吧 就把我当成棋子

做好一个演员该做的事

不见 不闻 不说 不想

是否是你满意的解释？

[缓缓黑场，黑场中对话]

郑立坤：现在怎么样了？

赵扩：我记得汪白水最后还是答应了按导演的想法去拍，明天就得拍我去找她的戏了。

郑立坤：明天？你不是习题课吗？

赵扩：尽量下午拍完，晚上再去讲课，反正讲义都写好了。

郑立坤：大忙人啊。

[停顿一小会儿]

陈湾：晚安——今天又去特教团那边带了课，困了，你加油。

吴梓涵：晚安。希望今晚能多写点。

## 第十三场 冯追

[摄影棚，一侧寝室桌椅]

[吴梓涵侧灯亮，在电脑上敲代码]

#曲目 22：段错误

吴梓涵：语法树是助教给的，不可能错啊，为什么样例才过了这么几个……局部数组的声明和赋值报了段错误？不应该啊，这步的中间代码不会出问题的吧……

[灯变暗，背景生活相关]

合：[混杂、按节奏念白，背景四拍合成器]

历史 艺术

审美 文学

戏剧 舞蹈

游戏 音乐

小二度 大三度 增四度 纯五度

挂留和弦 属和弦 转位和弦 等音和弦

回旋曲 圆舞曲 即兴曲 叙事曲

弗里几亚 艾奥里亚 多利亚 利迪亚

[灯又亮，吴梓涵试图操作，背景变成代码]

[转三拍]

四四拍 八六拍 线性空间

单簧管 法国号 施瓦茨不等式

平行调 复调 哈密顿路

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正规子群

结构体 派生类 西贝柳斯

Lambda 表达式 肖邦 函数式编程

特权级别 用户态 拉赫玛尼诺夫

肖斯塔科维奇 高速缓存 华莱士乘法器

[更加着急，背景报错堆砌]

[转五拍]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IndentationError: unindent does not match any outer indentation level

Fatal error C1004: unexpected end of file found

TypeError: 'tuple' object cannot be interpreted as an integ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Fatal exception in interrupt

Multiple Driver Nets: Net next\_state has multiple drivers

TypeError: pic should be PIL Image or ndarray

Inner 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

[吴梓涵崩溃，趴下]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sup>23</sup>

[另一边亮起，众人上]

张乾：今天就要拍冯追去北方的戏了——没我的戏，所以还是我来发指令。汪白水[有点别扭而无奈的语气]，第一场是你和奶奶的梦中对话，准备一下。三、二、一，开始。

#曲目 23：天问 IV

（合，吟唱，不再有天问的词）

[汪白水躺在床上]

杨诗：[在远处]阿白……阿白？

汪白水：[醒来]……奶奶？

[杨诗在写着什么，似乎在看其他方向]

杨诗：

天苍苍 地皇皇

我家有个夜哭郎

天光哭到夜呐

夜哭到天光

过路君子读十遍

一觉睡到大天亮

汪白水：你在哪里？

杨诗：在家。

汪白水：我也想回家，可是，家好远……

杨诗：跟我来。

[杨诗出画，阿白跟随]

---

<sup>23</sup> 以上英文均出自各种常见计算机报错。

**[合唱停]**

**张乾：**CUT！下面几个镜头都是冯追的独角戏，准备好了吗？

**赵扩：**[深呼吸]嗯。

**张乾：**三、二、一，走。

[赵扩打开手机，播放梧桐的最新视频]

**吴梓涵：**[手机中声音]我们在南方的访谈就以这么一首诗结尾。每个人都为美好的生活辛劳着、努力着——

[赵扩关闭视频]

**赵扩：**梧桐去北方采访了，这么久没见到她，总还是觉得有点想念。不过，终于有公司通过我的简历了，过几天去面试之后，可能也能有班上了——先和阿白说一声吧。

[赵扩敲门]

**赵扩：**阿白？——阿白？阿白怎么会白天不在家待着……[看看手机]这个点应该也醒了啊。

[赵扩再敲门]

**赵扩：**欸，门没锁上？[进门环顾]阿白？——没人？[想起来什么，掏出手机]我有阿白父母的电话来着，还是去打电话问问吧。[打电话]喂？是阿白父亲吗？我是冯追，今天阿白好像不在家，门也没锁——您也不知道？坏了，我去找找她吧。

[匆匆出画]

**张乾：**CUT！下面是远处有火车站的街景，大家准备一下[换场间隔]。好，各就位！三、二、一，走。

**赵扩：**阿白不会骑车，也没有钱，应该走不远才对啊……路边这些店也不像是她会去的地方……

[划手机，无意间碰到视频]

**吴梓涵：**[手机中声音]接下来，我们将前往阿白的家乡，去看一看，到底还有多少孩子留在那个小小的村庄里——

[赵扩关闭视频]

**赵扩：**等等，难道说？火车站好像离这里不远！[看地图]往这里走……

[赵扩出画]

**张乾：**CUT！你习题课回来的发挥还真是比之前自然多了啊……下面就是火车内景的布置了，大家帮忙换一下场。

[众人调整布景，吴梓涵侧再亮，还在研究代码，陈湾走近]

**陈湾：**你昨天睡了多久？

**吴梓涵：**四小时吧。

**陈湾：**何必呢？

**吴梓涵：**按排班表，后天就又有我的戏了，得花时间准备，明天还要合唱团排练，抽不出太多时间……

**#曲目 24：套娃**

**陈湾：**

打开一层 还有一层

推倒一层 又是一层

你管这套娃叫做人生？

——给你打上圆腮红

完成一层 来了下一层

合上一层 又合上一层

一辈子的时间能套几层？

——又能解开几层？

[陈湾拉吴梓涵，吴梓涵不动，另一边开始拍摄]

赵扩：[火车上找到了阿白]六岁以下、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免票……还真让你给混上车了。这是你老家的方向吗？

(陈湾：啦——)

[阿白点头，两人交流]

陈湾：

我们的一生就这么溶解  
在套娃层层堆叠  
无尽的工作 重复的每天  
奉献给碌碌无为的苟且

[灯光强调另一侧]

汪白水：

翻开一页 还有一页  
读完一页 又是一页  
故事书里是我要去的世界

赵扩：我想去的世界

汪白水：

看看这页 看看那页  
开头几页 结尾几页  
我的故事会在其中哪页？

赵扩：我的故事能写几页？

[赵扩在认真听汪白水说的故事，另一边两人聊天]

吴梓涵：还说我，你这学期不也在特教团带手语课？这可不符合你“整点薯条”的宣言啊。

陈湾：[吐槽语气]那是我想干的事，能一样吗？

(汪白水：啦——)

赵扩：

我们的一生就这么被记录  
等待着后人把它讲述  
我那尘封已久的故事书  
将被谁第一个阅读？

[摄影棚灯暗]

[合唱起，同时陈湾对歌词做手语舞教学]

合：

打开一层 还有一层  
推倒一层 又是一层  
心里的种子藏在第几层？  
完成一层 来了下一层  
合上一层 又合上一层  
扎下的根要深到第几层？

[摄影棚亮，寝室暗，汪白水定格，镜头推向赵扩，赵扩独白]

赵扩：如果那天我没有去火车站，没有买上那张去北方的车票，或许一切都会不同。但是，我终于还是跟上了阿白，也在北方找到了梧桐。[看向远处，恰好吴梓涵方向]或许，这是我生命里最正确的一次决定——即使它让我没去成面试。

(合：

翻开一页 还有一页  
读完一页 又是一页  
任秋风划过你的世界  
看看这页 看看那页  
开头几页 结尾几页  
风翻乱了几页?)

张乾：CUT!

[聚焦吴梓涵]

吴梓涵：

明天 无限  
解开套娃一层层的起点  
明天 改变  
仍必须将规划都实现

[灯光渐暗]

吴梓涵：——欸？赵扩的消息？他那边演完了？

## 第十四场 雪落

[摄影棚]

#曲目 25：雪落

[黑场，简单伴奏先起]

陈湾：下雪了！

郑立坤：下雪了欸。

吴梓涵：雪好大啊。

黎清：这都赶得上三年前那场雪了。

[慢慢亮场，露出椅子上的赵扩]

赵扩：12月15日，大雪。今天的关键词是“Westway”<sup>24</sup>——初雪就适合Blur的这首。这半个月，我们终于把北方的大部分戏给拍完了，从梧桐设法绕过老孔去采访村民，到父母强拉着阿白回城里，再到冯追留下协助梧桐，一切都顺利推进着，汪白水和张乾也没再吵过架。[赵扩站起向摄影棚走去]明天的戏很重要，在老孔的几个镜头后，就轮到我要面试演的那场告白戏了。

[赵扩走入摄影棚，摄影棚灯亮]

黎清：杨诗不知道为啥说来的还没来，不过反正今天也用不着她，就先拍老孔的戏了——张乾衣服已经换好了，这幕背景也正好是雪景，倒是和现实重合了。

张乾：今天还是学长喊开始吧。

黎清：好。三、二、一，走。

张乾：[数来宝]

白天盼 夜里想  
终于轮到我登场  
一手葫芦一手板  
路过行人就吆喝上

---

<sup>24</sup> 指Blur《Under the Westway》。

咱这药葫芦有乾坤  
治生死是通鬼神  
行家出手知有无  
客官别笑它太偏门

[环顾无人，唱]

冬雪又下过一场  
就像那天一样

我的心 我的梦想  
都早已经死亡

冬雪又下过一场  
把回忆都埋葬

我的命 我的尊严  
被时间遗忘

[张乾从药葫芦里倒了倒，没倒出来]

我叫老孔

一副滑稽的面容

卖不出去的假药

连棺材都快抬不动

三十年前

全村只有我上了高中

可我的梦随着前途被斩断

只因为贫穷

[看向梧桐]

别以为我不知道偷偷进行的采访

别以为我没想过靠媒体改变现状

可到了最后 无非来了又走

除了伤疤被反复揭开 还是都一样

[嘲笑语气]

冬雪落在我肩上

为我披白色衣裳

无论炎热或寒冷

杀死我 休想

冬雪落在我身旁

为我筑白色城墙

无论谩骂或侮辱

都替我阻挡

[杨诗走在雪中]

杨诗：

冬雪又下过一场

就像三年前那样

曾经的约定

挡不住一闪而过的时光

冬雪又下过一场

掩埋大一的梦想



那时的豪言壮志  
已成为奢望  
[望向雪中]  
三年前最好的朋友  
转了计科、管统和金融  
只有我仍在这里  
看着几何、代数和方程种种  
这孤独的路是否通向世界的最终  
海边贝壳<sup>25</sup>能否串联遥远的相同  
选择数学的那一刻起  
只愿摆脱认知的囚笼

张乾、杨诗：

冬雪落在我肩上（合：落在肩上——）  
为我披白色衣裳（合：白色衣裳——）  
无论炎热或寒冷  
杀死我 休想（合：休想——）  
冬雪落在我身旁（合：落在身旁）  
为我筑白色城墙（合：白色城墙——）  
无论谩骂或侮辱  
都替我阻挡（合：替我阻挡——）

[杨诗走进摄影棚]

黎清：CUT！老孔自述的这几个镜头正好拍完，下面就是男女主告白戏了——你今天怎么来晚了。

杨诗：好久没看到这么大的雪了，散了会儿步，就没注意时间，抱歉。正好，这下能看看他们磨合得怎么样了——这次总该多吃几次饭熟悉了吧。

张乾：[脱下老孔戏服]这个时候两个人应该借宿在隔壁村子了，场景准备一下我们就开始。  
[众人收拾场景，赵扩、吴梓涵聊天]

赵扩：说实话，我还是挺担心这一幕的效果。

吴梓涵：我也担心。

赵扩：万一我找不到状态——而且，就算能找到，这个镜头的表现也很奇怪。

吴梓涵：是啊……不过导演的剧本，也就这么演吧。

赵扩：希望今天能快点结束，我过两天又得去上习题课了，讲义还没做。

吴梓涵：我后天编译实验 DDL 都没急，你急啥。

张乾：好了，你俩准备，三、二、一，开始。

[赵扩、吴梓涵入画，散步聊天状]

赵扩：梧桐，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

吴梓涵：我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赵扩：采访都要完成了，视频也快剪好了，你怎么突然打退堂鼓了？

吴梓涵：我总觉得，我的采访还欠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苦笑]又或许，我的视频做出来，根本就没有意义？

赵扩：别这么想……

---

<sup>25</sup> 化用牛顿名言。

吴梓涵：就像老孔说的，之前也来过一拨拨记者，但他们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什么，那我或许也是……

#曲目 26：告白

[赵扩突然停下]

赵扩：不是这样的。

这世界不过一个草台班子  
充满普通的人与普通的生活  
古往今来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过  
却循环往复中悄然前进着  
所以每当你泛起疑问  
问自己能做到什么  
不如看看身边的我  
已唱起追逐梦想的歌  
哪怕只为一个人  
的生命中增添颜色  
那也是你拼尽一切  
所成就的

[犹豫了一下，继续]

所以我有一句话 想对你说——

[直视梧桐]

你的名字 我在之前的报道里就听说  
未曾想到 你会进入我的生活  
如果这几周的经历真是一个梦  
可否让它有更长久的结果

[吴梓涵沉默、思考]

吴梓涵：[抬头对赵扩]

总有人告诉我 这世界  
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所以我们相互扶持 相互依偎  
直到演出结束的那一刻  
从没有人对我如此讲过  
从没有人问我这梦能否更久  
但请再给我点时间 这一切尚未终结  
让我完成最后的职责

我想我知道最后的采访应该如何开始了，等到一切结束，我会给你一个答案的。

[整首歌黎清与汪白水皱眉表情]

张乾：CUT！不错，下面就可以——

汪白水：等等。

张乾：嗯？

汪白水：按照你的剧本来，梧桐最后的采访，其实是关于“曾经的留守儿童的现状”？

张乾：是。怎么了？

汪白水：你真的想要这样的故事吗？

张乾：……什么意思？

汪白水：我都答应你做棋子了，还是让清学长说吧——我看他也想说很久了。

#曲目 27：无药可救

[激烈伴奏起]

黎清：

毫无新意的烂俗桥段  
配上崩塌的人设  
告白也只变成了  
你的回合接着我的回合  
当然 导演大人的安排  
我无权评说什么  
但严肃的电影 不允许  
这样可笑的时刻

[摇头]

先说冯追 失业的职员  
竟然不想着养家糊口  
而是跑到北方 又客串记者  
美其名曰 对梦想的追求  
再说梧桐 不专业的记者  
丝毫没有职业的操守  
带着预设的偏见  
到头来质疑自己是否优秀

[语气逐渐强]

然后这两人一拍即合  
一个告白 一个差点接受  
真实的复杂人物  
就这么变成了小丑  
接下来沉醉在爱情里的人  
哪还有心思采访、研究  
所谓留守儿童 所谓人文关怀  
在这背景板下全被丢走

黎清、汪白水：

你的偏执 你的冷漠 堕落的自由  
你的高傲 你的无耻 无药可救

[黑场]

黎清：光看剧本感觉还不明显，他们演出来才知道，你追求的电影，就是这么烂大街的爱情故事吗？如果前面的一切都是为了这里的告白服务，被告白一下突然脑子就灵光了，前面那么多对阿白和老孔的铺垫是为了什么？——我无法接受。

## 第十五场 改变

[摄影棚、寝室，前景街边]

[亮场，张乾在落雪后的街边踱步]

张乾：只有作品，才能留下。百年之后，我们都将消失，但我们的文字与图像还能继续留存——因此它必须是完美的。可是谁又能定义完美呢？整个电影里，我最初想到的就是告白这个镜头，而他们却说是告白毁了这部电影……

[回想]

汪白水：告白，无非是说明自己的内心。老孔的身世、阿白的月亮，都是告白，何必爱爱情故事？

黎清：比起强行凑到告白这一幕，只有深挖角色才能让这个电影出彩。不管怎么看，现在冯追留在北方的理由都太牵强了。

[回想结束]

张乾：是我错了吗？是我早该听他们的建议？如果干脆舍弃告白，还有什么剧情能作为突破口呢……阿白这个时候已经在南方了，那就只剩下老孔……如果老孔主动接受采访，确实也能引出曾经的留守儿童这件事，但是他为什么会呢……

[犹豫了几下，拨通电话]

张乾：喂？是汪白水吗？……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怎么想，如果从老孔主动接受采访引出吴梓涵的最后采访，怎么给他安排动机……

[皱眉到恍然大悟]

张乾：可能你是对的——[沉默一下]谢了。我试试看。要不，你也帮忙写一下你心目中的故事，后面作为参考？

[张乾走入前景，赵棠痕入场]

张乾：我想拍一段剧本上没有的戏。你准备一下，就一直小全就行，我去倒葫芦的时候给葫芦一个特写。

赵棠痕：好。

张乾：[换老孔扮相]今天也没别人来，你直接开始录吧，到时候再剪。

赵棠痕：行。[按开始]

[张乾瘫在床上]

张乾：又他妈一天过去了，那两人还搁村子里转悠，当我瞎不成？妈的，居然还真有村民被他们给说动了……这帮记者就没一个好东西！

[张乾拿起药葫芦摇晃]

张乾：命难活、路难走、不如意的十八九，眼一闭、腿一蹬、白布盖上了哭一宿——

[无力放下]

张乾：神药，呵呵，我当然知道是假的，也当然卖不出去。要是真有神药，我还用抬棺材过日子吗？

[张乾摔葫芦，一支笔从里面掉出来]

张乾：笔？[愣住而后恍然]你！哈哈哈哈哈，怎么是你啊！我都快把你给忘了……[坐下]这些年把你装在葫芦里，成天忽悠着说你能活死人、肉白骨、通鬼神……这一晃，都他妈二十年过去了。没想到今天……

[沉默片刻，苦涩摇头]

#曲目 28：笔

[前奏起]

张乾：说不定你还真他妈是个神药呢……

请让我写完这最后一句

脑中的字句已不再清晰

三十年后的我是否

还能将年轻的梦提起

请让我唱出这最后一曲

聆听灵魂破碎的声音

唤醒我曾经

### 热衷于填补的记忆

[汪白水出现在一侧书写故事]

张乾：所以拿起笔

汪白水：就拿起笔

张乾：所以拿起笔

汪白水：快拿起笔

张乾：描绘出已忘却的场景

（汪白水：描绘曾有过的回忆）

张乾：所以拿起笔

汪白水：就拿起笔

张乾：所以拿起笔

汪白水：快拿起笔

张乾：趁着还没停止呼吸

（汪白水：趁着天还没有亮起）

[张乾开始书写，赵扩寝室灯亮起，赵扩写讲义，郑立坤写作业]

郑立坤：

镜子里反射的我的声音

催促着我做完这题

重复的生活 焦虑着度过吧

不如就把自己忘记

赵扩：

脑海里刻印的我的声音

指引我完成这讲义

信念与责任 无声地提醒

至少将每个人铭记

张乾：所以拿起笔

赵扩、郑立坤：就拿起笔

张乾：所以拿起笔

赵扩、郑立坤：快拿起笔

张乾：记录风中的蝉鸣

（汪白水：记录秋天到来的消息）

张乾：所以拿起笔

赵扩、郑立坤、汪白水：就拿起笔

张乾：所以拿起笔

赵扩、郑立坤、汪白水：快拿起笔

张乾：重新书写命运

（赵扩、郑立坤、汪白水：创造交错的命运）

张乾：就把我可笑的一生写下来吧，趁着我还没彻底忘记。有些故事，总要有人去讲才行。

赵棠痕：好了，这段录完了，你来看看效果吧。

[张乾看，赵扩离开座位走入摄影棚]

赵扩：听汪白水说，告白的段落可能要大改？

张乾：嗯。我已经在前面加过了一段铺垫，到时候可以更自然引入梧桐的最后采访。

赵棠痕：——这可是导演好不容易听一次人话。

赵扩：[笑]从角色来说，我倒是有个想法。

[黑场]

## 第十六场 角色

[摄影棚]

[黑场中]

**赵扩：**12月21日，晴。今天的关键词是“孔雀”<sup>26</sup>——最近听木推瓜还挺多的。和导演讲了我对告白这幕戏的设想之后，导演重改了剧本，明天就要去拍这幕新的戏了。感觉对我的表演要求倒是更高了，不过最近作业倒是比较好改，有空多和吴梓涵找找状态吧。

[亮起，摄影棚里只有赵扩和吴梓涵]

**吴梓涵：**现在这剧本可比之前难演多了啊。

**赵扩：**确实——你怎么今天看起来这么累？

**吴梓涵：**前几天好不容易肝完编译，算法的新实验又来了。新年音乐会那边的排练也更密集了，我也不好不去……

**赵扩：**……还是要多休息啊。

[吴梓涵拿起新剧本看]

**吴梓涵：**休息不了一点，有时候还挺羡慕汪白水和张乾的，感觉他们的生活就好单纯。——还是说正事吧，这状态要怎么找？告白都没了，纯变成你骂我了？

**赵扩：**还真是。

**吴梓涵：**听说还是你的提议，你这是打击报复吗？

**赵扩：**不敢不敢。

**吴梓涵：**你这怂样还演骂戏呢……

**赵扩：**我来念个词试试，你帮我搭一下吧。

[两人坐下读剧本]

**吴梓涵：**我总觉得，我的采访还欠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苦笑]又或许，我这些视频做出来，根本就没有意义？

**赵扩：**够了。

**吴梓涵：**嗯？

**赵扩：**[缓慢但坚定]你一直都知道你欠缺的是什么。

[吴梓涵不解]

**赵扩：**你为了让村民们愿意接受采访，一直在许诺大家的生活能在访谈播出之后变得更好。可是，这些“明天”没人知道会不会到来，更大的可能是，它们根本就不会到来。

**吴梓涵：**不，只要我把这个采访完成，就一定可以——

**赵扩：**那只是你说服自己的借口罢了。如果你不知道明天很可能不会到来，又为什么会怀疑采访的意义呢？……我曾经也和你一样，觉得我安心工作就能带来更好的明天，可到最后，不过落得一场空。是阿白，是你，告诉了我要珍惜现在，做自己现在想做的事。而你竟然因为采访不顺利，就开始许诺明天——

**吴梓涵：**[沉默一会儿]或许你说得对，但作为记者，不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大家看到采访的那一刻吗？

**赵扩：**[摇头]需要让大家看到采访，并不代表在这之前就什么都不能做。你真正应该做到的，是理解大家最关心什么。

[其他人进入摄影棚]

---

<sup>26</sup> 指木推瓜专辑《孔雀东南飞》。

吴梓涵：这台词还真难背——而且怎么总感觉你在指桑骂槐呢？[无奈]

赵扩：绝对没有啊。

黎清：看你俩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吧。三、二、一，走。

[吴梓涵、赵扩散步状]

#曲目 29：明天

吴梓涵：

是生命 开始的第一天  
是灯火 切断梦境的第一天  
风雪 落下的又一天  
新的世界 落入你的双眼

吴梓涵、赵扩：

寒风吹动落雪  
等待希望出现  
在哪里寻找  
人们微笑的脸

赵扩：[说唱]

一天  
转眼一天 又是一天  
就在一天重复着  
每天  
等待每天 直到某天  
歌唱你最爱的  
明天  
还是明天 延续永远  
何时才能到来  
今天  
只有今天  
如果生命只剩下了最后一天

[张乾上场]

吴梓涵：老孔？

赵扩：[小声]药葫芦怎么不见了……

张乾：[严肃]我有个东西想交给你们。[递信]

吴梓涵：这是？

张乾：几个……无关紧要的故事。

我的一生都在这里记录  
等待着谁把它讲述  
回忆起尘封已久的故事书  
交给你们第一个阅读  
[数来宝节奏带旋律]  
白天盼 夜里想  
终于轮到我离场  
拆开葫芦丢下板  
路过行人就吆喝上——

[张乾走下台]

吴梓涵：[翻阅]我想我知道最后的采访应该如何开始了。我真正想记录的，是这村子里一代代普通人的故事。留守儿童，从来也不只是个体的悲剧。

记者该成为一棵梧桐树（赵扩：寒风吹动落雪）

张开翅膀为普通人庇护（赵扩：等待未来出现）

吴梓涵、赵扩：

在哪里寻找

没有痛苦的人间

黎清：CUT！

[黑场]

## 第十七场 宿命

[教室，前景桌子]

[众人围坐，张乾拿着电脑]

张乾：12月22日，我们趁着雪化之前完成了一些外景的拍摄；24日，拍完了梧桐的最后几次采访；前天，阿白被父母带去上学的剧情也拍摄结束了——你终于回来啦。

李平：嗯，最近情况稳定了，办了出院，不过下学期才能继续上课，这学期就在剧组多待着了。

[张乾打开电脑，操作投影，背景出电脑投屏]

张乾：今天27号，我刚刚请合作的剪辑师剪辑出了一个比较粗略的版本，大家可以看看哪些镜头还需要调整，以及整体的感觉——汪白水今天请假了，她考试比较多，这两天要先去复习。

赵扩：[对吴梓涵]原来她还是会学习的啊……

吴梓涵：[小声]你可真会说话。

[张乾播放，黑屏，光给汪白水]

#曲目 30：平庸

汪白水：

山外的山来天外的天——

[摊开书，说唱]

阿白的声音在脑海里回荡着

早已忘却了属于我的旋律是什么

妄想将自己的故事安放给角色

到最后 只有平庸伴我

[做题]

笔下的一行行公式径自表演着

一个失败的棋子重蹈覆辙

关于世界 关于未来 都未曾清晰过

竟指望从一个人设获得超脱

[放下笔，转唱]

或许我就不该面试阿白

或许我就不该拥有期待

反正 一个傲慢的导演

哪能有什么未来

平庸的演员



平庸的舞台

平庸的故事

平庸的爱

材料力学还差两次作业，感觉今晚也得熬夜了。

[汪白水拿笔，灯暗，众人鼓掌，聚焦张乾]

张乾：

这是否就是一切的完结

三年的梦想在这里实现

回望错过的人与生活

感慨一辈子有限

可脑海中的刺痛 为了什么

我的故事明明都在眼前

难道 这个平庸的结果

我再无法视而不见

[亮场]

张乾：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整体轻松语气]

黎清：作为学生社团，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吴梓涵：大家应该都在演戏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成长吧。

杨诗：那是当然。

赵扩：是啊，我接到角色的时候都没想到最后能演成这样。

李平：虽然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不过剧组的生活还是很开心的。

赵棠痕：嗯。

[张乾摇头]

张乾：但是，不够。

[张乾与汪白水背对合]

张乾、汪白水：

平庸

所谓作者性只是百无一用

平庸

这幕无聊的闹剧成最终

平庸

想说的故事都埋在了心中

平庸

丢弃掉剧本里饱含的梦

张乾：[看其他人没有在意]那就这样吧。好歹也是我们影协第一次做出自己的电影，今天晚上正好约个饭，我请客！[强装开心]

众人：好耶！[交错，快活的空气]

[另一侧，郑立坤突然上]

#曲目 31：风花雪月

郑立坤：

我看向镜子里的面孔

熟悉又陌生 是命运的拨弄

或许一生不过是几句判词

在歌声里走到最终

[所有人定格]

[宿命上场]

宿命：

[逐渐升调]

来无影 去无踪（合：风——）

万山层林随你动

烟消雾散终有时

梦醒方知谁独钟

一支白芍墙上画（合：花——）

尽美尽善却似假

不将深根埋土中

来年如何发新芽

百鸟飞尽人踪绝（合：雪——）

茫茫一片万物略

纵知坚冰化尽日

喜怒哀惧怎了却

自恃阴晴与圆缺（合：月——）

半是仙来半是血

吴刚伐得桂树断

死地逢生路未绝

[给赵扩光]

秋风吹过 吹得枫叶尽红

来无影 去也无踪

[给吴梓涵光]

春花盛放 又落入土中

来匆匆 去也匆匆

[给汪白水光]

夏月高悬 独立在夜空

待仙人 飞上广寒宫

[给张乾光]

冬雪漫天 茫茫一片无穷

今生大梦 有何不同

[闪烁光芒，喷呐起]

飞光飞光 劝尔一杯酒

吾不识青天高 黄地厚

唯见那月寒日又暖

来煎人寿

宿命、合：

食熊则肥 食蛙则瘦

神君何在 太一安有

天东有若木 下置衔烛龙

吾将斩龙足 嚼龙肉<sup>27</sup>

[灯光混杂后突然亮，序曲和弦作为背景响起，宿命缓缓下]

宿命：

风停——

花谢——

雪融——

月落——

[序曲渐转向风花雪月，解除定格，一齐走向饭店]

合：[混有笑声]

这世界从来

只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一出告白的无聊闹剧

已演到了谢幕的时刻

这世界的确不关心

你们的或是我们的

今日到此为止

宿命、合：来日再说——

[定格状态幕落，同时灯慢慢暗]

## 第十八场 重启

[教室]

[正当幕要关上时]

赵棠痕：等等！

[幕与灯光静止，大家在幕内说话]

赵棠痕：导演说得对——还不够。现在的程度，只能称得上平庸而已。

李平：只是学生社团，你们期末周也快了，给那么高要求也不合适吧。

赵棠痕：并不是技术上的要求，而是这电影名叫“告白”。

#曲目 32：我！

[前奏起]

[赵棠痕冲出幕布]

赵棠痕：

也许轮到最后的抉择

保持平庸或成为杰作

如果开口就会被判决宿命

我便沉默

也许终于结束的时刻

却有一团不甘的烈火

如果还能将这未来改写

我仍执着

[转身，面对观众]

每一个镜头里被忽略的我

---

<sup>27</sup> 出自李贺《苦昼短》

每一个场景冷眼旁观的我  
万千个世界里万千个我  
拒绝就这么幕落  
用镜头讲述告白一刻的我  
用场景搭起阿白梦境的我  
同一个故事里同一个我  
今天将自己诉说

上学期的一次影协圆桌之后，张乾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合作一部小电影。我问他准备拍什么，他说，“告白”。

[渐强]

告白

为何止于谈情说爱

明明每个梦想

都值得一场痛快

告白

在这喧嚣的时代

鼓起全部勇气

将心门敞开

[向前几步]

我的喜 我的怒 我的梦想

我的爱 我的恨 我的绝望

如果注定只活在边缘

能对谁讲

所以这故事还不能结束

趁着这未来 尚未荒芜

是时候

重启最后的演出

[幕再次拉开，灯亮，大家在教室坐下]

[念白，伴奏渐丰富]

现在的故事里，四个主角看似都有了结局，但还远远没有完成自己的“表达”。

老孔将自己的曾经交给梧桐之后，究竟会不会继续颓废下去？

阿白被父母带去上学，她的性格是否能适应学校生活？

冯追对梧桐的责怪真的就是他全部想说的吗？

梧桐之后的采访有何改变？

[唱]

他的雪 她的月 都是一样

她的花 他的风 尚未离场

在等待完成的电影里

再次放声歌唱——

[大家将教室布景更换成摄影棚，并穿上戏服，同时赵扩旁白]

[伴奏延续]

赵扩：[较快]12月28日，晴。今天的关键词还是“风筝”<sup>28</sup>——这次是听罗大佑听的。雪化了，我们的拍摄再次启动。虽然赵棠痕后天就要考复变，虽然下周就是张乾的课程论文DDL，虽然汪白水在接下来的几天要连考三场，他们仨却成了最支持拍摄的人。至于我和梓涵，倒不至于那么热衷，但，我俩也不希望这个故事就此结束。杨诗、李平和清学长也都决定继续参与，与其说是闲的，不如说，我们都看到了剧本更大的潜力。

[摄影棚布景完成，赵棠痕给李平了几页剧本，说了什么，李平下]

[说唱]

我必须是我  
纵使这场景我从未预想过  
我只有我  
轮到我来改写这结果  
最了解冯追的人是我  
拥有他的不甘的我  
将他难出口的告白  
诉说——

吴梓涵：[迎向赵扩]

我是否成为一棵梧桐树  
是否有把谁庇护  
是否宽大的树荫  
能将每一个行人在乎  
梧桐的采访 梧桐的觉悟  
梧桐的告白 和她的路  
走下去 哪怕明天  
倾覆——

杨诗：[加入两人]

我无法回头的  
旅途  
我命中注定的  
孤独

杨诗、赵扩、吴梓涵：

这并非结束的  
开始  
不过是开始的  
结束——

[汪白水回到摄影棚，走向张乾]

汪白水：

为何一个棋子 一个三流作者  
要杀死她最爱的角色  
如果某天我也成为嫦娥  
离去之时是否会有不舍  
阿白呀阿白 阿白呀阿白  
只有死是你的解脱

---

<sup>28</sup> 指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

一尘不染的你 怎能在这污浊间  
独活——

张乾：[握拳]

冬雪又下过了一场  
最后的机会仍然渺茫  
可老孔既然写下了告白  
又怎忍心看它凋亡  
这是对命运的最后斗争  
一切只为看到明天<sup>29</sup>  
所以拿起笔  
在破晓之前——

黎清：

慢慢平息的  
噪声  
不会抚平的  
伤痕

黎清、汪白水、张乾：

如果重新开始  
人生  
是否选择不同  
灵魂——

[汇聚]

黎清、汪白水、张乾：他的雪 她的月 都是一样

杨诗、赵扩、吴梓涵：她的花 他的风 尚未离场

赵棠痕：在等待完成的电影里

赵棠痕、黎清、汪白水、张乾、杨诗、赵扩、吴梓涵：

找寻不存在的希望——  
所以这故事还不能结束  
趁着这未来 尚未荒芜  
是时候  
重启最后的演出——

赵棠痕：想写出真正的结局，阿白的校园、老孔的决定、冯追和梧桐的选择，至少还需要这三个故事。如果要引出它们，不如就让最边缘的角色来一个最意想不到的爆发。

汪白水：你已经有想法了？

赵棠痕：之前拍摄时，我一直有想完善整个电影的剧情，这里是我设想的一个镜头，正好可以放在这里。[将几页剧本递给汪白水]

汪白水：这是——欸，李平？[环顾]

赵棠痕：我刚才已经给过他了，他正在进入状态。你的台词就四句，临时背一下就好。

汪白水：嗯。[背一下，放下剧本]

张乾：试试看吧。那，我们拍一下看看？

赵棠痕：行。[就位]

张乾：三、二、一，走。

---

<sup>29</sup> 化用《国际歌》。

[汪白水走入场中]

汪白水：[左右看]这好像不是去学校的路……

李平：[从一侧出带着口音]小妹妹，你怎么跑这里来了，这里施工，很危险的。这边的学校应该是往那里走。[指路]

汪白水：[凝视]叔叔，你身上有、月亮。

李平：什么月亮？[挠头]我倒是确实写过几首月亮的诗。[转移话题]哎呀，时间不早了，你快去上学吧。

汪白水：[摇头]我不要上学。我要听、诗。

李平：[无奈]好吧好吧。

#曲目 33：暮雨

[雨声与前奏]

李平：[带着一点尴尬]

我写了一首诗

就在昨晚

诗的名字

就叫月光

惨白的月光 照在那大地上

那柏油马路

还是黑漆漆的

[发现阿白专注，叙事口吻]

我做了一个梦

就在昨晚

我的梦里

没有月光

雨幕点点 落在那大地上

那柏油马路

还是黑漆漆的

[强烈情感]

醒来看见那细雨绵绵 穿透路灯的光

柏油马路的水泊里 满地都是月亮

走过了千山 走不过黄河浩荡

只愿那旅途 和今夜一同漫长

汪白水：[笑]谢谢叔叔！[转身跑向学校]

李平：[挥手]我叫黄柏月——

张乾：CUT!

## 第十九场 结局

[教室]

[黑场中]

张乾：[踱步]30号了啊……三条线，三个结局。前天我们就把老孔的结局给拍了，他以抬棺材见到的事为素材，重新开始了写作——这是最简单的一条线了，毕竟之前拿起笔的时候就差不多收了，但其他两条咋办呢……

[亮场，张乾看到汪白水进来]

张乾：你来啦。

汪白水：嗯。你不是说要找我商量新的结尾吗？

张乾：对。今天正好棠痕考复变，也没法拍，就想找你聊聊你那条线准备怎么收。

[吴梓涵、赵扩一起进来]

张乾：你俩也来啦，今天也得把冯追和梧桐之后的发展给定下来。[待两人坐定转向阿白]  
还是先看看阿白这条线吧。所以，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为什么一定要阿白死？

#曲目 34：天问 V

[天问伴奏起]

汪白水：那，你知道阿白活着的话会发生什么吗？

[转摇滚风格]

[讽刺语气]

他们说 他们说

这女孩儿打小脑子就灵活

他们说 他们说

不如送去学舞蹈 再练个唱歌

他们说 他们说

喜欢幻想的人主意儿多

他们说 他们说

将来一定适合学理科

[回忆]

阿白相信了他们所说

阿白做到了他们期待的所做

阿白的小学、初中、高中

就这么被规划了生活

然后阿白来到了这里

他们都说阿白的成绩不错

可有一天阿白看向镜子

发现自己忘了问 为什么

[望天]

为什么月亮上没有嫦娥

为什么天空是灰蒙蒙的

为什么高楼大厦间

找不到那熟悉的颜色

为什么夸父喝光了大泽

为什么泥沙坠入黄河

为什么唱出的

总不是自己热爱的歌

[向观众，李平、郑立坤侧面上，合]

阿白想读物理（郑立坤：物理——）

想知道这世界是如何（郑立坤：如何——）

他们却说 以后吃不上饭（郑立坤：以后——）

还不如学工科（郑立坤：工科——）

阿白张开嘴（李平：张开嘴——）

想质问他们 还要怎么（李平：怎么——）



但阿白发现（李平：发现——）  
她早已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选择——）  
[摇头]

汪白水、郑立坤、李平：

阿白只好接着相信他们所说  
阿白继续做他们期待的所做  
阿白的大学  
也这样被规划生活  
但阿白再看不进那些字句  
他们说阿白变了  
有天阿白闭上眼睛  
终于想起 凭什么  
[质问，两人灯暗]

汪白水：

凭什么青山都相顾无言  
凭什么不能去天外的天  
凭什么梦里的神仙  
梦醒全不见  
凭什么让阿白来到世间  
凭什么看悲欢上演  
凭什么有限的生命  
却被期待无限  
[积蓄力量]  
他们还在说 他们还在说  
说阿白又不是为他们而活  
可阿白将双唇缝上线  
学会了沉默  
他们又要说 他们又要说  
说阿白该有点执着  
可阿白已经不见  
留下汪白水 给身躯套上  
层层枷锁——  
[转向张乾]  
都是一样  
所有的烂故事都是一样  
哪来的机械降神  
哪来的英雄救美 儿女情长  
所以阿白必须出现在火车上  
所以阿白只能被赶回南方  
所以六岁半的阿白  
不知自己的去向  
或许阿白从未去过北方  
或许奶奶只是她的幻想  
可她还要追问

还要找到那轮月亮  
为什么太阳划过扶桑  
为什么夏桀会放过商汤  
为什么屈原  
非要投进那汨罗江！  
[回到天问旋律]  
吴光争国 久余是胜  
何环穿自阆社丘陵 爰出子文？  
吾告堵敖以不长  
何试上自予 忠名弥彰？<sup>30</sup>  
[节奏突然起]  
为什么月亮上没有嫦娥  
为什么天空是灰蒙蒙的  
为什么高楼大厦间  
忙碌的生命失去了颜色  
为什么夸父喝光了大泽  
为什么泥沙坠入黄河  
为什么唱出的  
不知道是谁写的歌  
为什么青山都相顾无言  
为什么不能去天外的天  
为什么梦里的神仙  
尽是奶奶的脸  
为什么让汪白水来到世间  
为什么看悲欢上演  
难道只因为他们的他们  
也这么将他们欺骗

[沉默，吴梓涵拍拍汪白水]

**张乾：**所以，上了小学之后，六岁半的阿白奔向了月亮——或许神话故事也挺好的，至少阿白真的可以当个神仙。[对汪白水]那，阿白这条线的结局就交给你来写吧，可以增添点神话元素，成仙和死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汪白水：**好。还是看看他俩的戏吧。

**张乾：**[问赵扩、吴梓涵]你们对结局怎么想？

**赵扩：**我之前提议把告白改成骂戏，是因为冯追终于在和阿白、梧桐相处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出了梧桐的迷茫，也看出了梧桐并没有做好面对真实世界的准备，于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

**吴梓涵：**那你觉得怎样才是面对真实世界呢？

**#曲目 35：真实**

**吴梓涵：**你以为的真实

**赵扩：**我坚信的真实

**吴梓涵：**你理想的故事

**赵扩：**我追寻的故事

---

<sup>30</sup> 出自屈原《天问》最后四句。

吴梓涵：为何能决定他人的价值

[两人对立]

吴梓涵：新的一天开始

赵扩：你的明天开始

吴梓涵：这时光正飞驰

赵扩：你的年月飞驰

吴梓涵：只发觉 自己的无知

每一天都新增要实现梦想

每一天都有难以完成的愿望

所以无奈 所以迷茫

期盼明天不是这样

赵扩：

我们都生活在不完美的世界上

努力追逐着某颗流星的光

拥抱无奈 拥抱迷茫

才能寻找真实在何方

[黎清边说边进入教室]

黎清：抱歉，之前被老板喊去干活所以晚了点——你们是在讨论冯追、梧桐的结局吗？

我一生的记忆

我的坚持与努力

完美吗？

不过是要 对得起自己

那未出口的感情

那模糊的回忆

你的真实

无非用它们串联起

[对赵扩]

以真实否定他人的意义

仅是对内心逃避

故事里

难道这感情还不够清晰？

至于梧桐的回应——你们应该被导演逼着吃了不少顿饭了[带笑]，[对吴梓涵]我问问你，你和赵扩相处过程里印象最深的瞬间是什么？

吴梓涵：可能是有天写编译实验破防，突然收到了他排练结束问我在做什么的消息，然后得到了他的安慰。

黎清：这就对了。我们会留下深刻记忆的总是在需要时刻的情感支持，而这一点上，留在北方的冯追显然是做到了的。

吴梓涵：对。

每一天都新增要实现梦想（赵扩：梧桐的梦想）

每一天都有难以完成的愿望（赵扩：改变的愿望）

所以无奈 所以迷茫（赵扩：冯追的内心）

期盼明天不会这样（赵扩：今天不再迷茫）

赵扩：

我们都生活在不完美的世界上（吴梓涵：冯追的远方）

努力追逐着某颗流星的光（吴梓涵：追逐着星光）

拥抱无奈 拥抱迷茫（吴梓涵：梧桐的采访）

才能寻找真实在何方（吴梓涵：把自己原谅）

赵扩：所以，冯追还是会骂梧桐，但也还是会告白，那么梧桐会接受吗？[看吴梓涵]

吴梓涵：[思考]不知道。等演的时候情绪到了再发挥吧。

[黑场]

[尾奏延续，时间流逝]

## 第二十场 告白

[明月高悬，大地昏暗]

郑立坤：[从台上走到台下]期末终于考完了，明天18号正好回家。正好老赵的电影拍出来了，我来看看整得咋样——说起来那导演也要考期末啊，怎么这就整出来了……

陈湾：[另一侧，也走到台下]梓涵总缠着我看她们的电影，今天终于有机会好好看看了。

[两人一齐望向台上]

#曲目 36：心

[唢呐与民乐前奏起]

杨诗：[背影]

山外有青山

天外是青天

风吹卷得那青帘动

遍地就生了寒

今日赏月圆

明日月又缺

月缺复月圆

中秋又佳节

[伴奏进行，背景图片时间跨度，伴有两人吐槽]

郑立坤：嚯，老赵这角色看起来真惨啊。

陈湾：梧桐，好名字，从地摊小吃到留守儿童的跨度也太大了点吧！这也能圆上的吗！

郑立坤：老赵又要去祸害人家小姑娘了吗，等等我为什么要说又……

陈湾：阿白好可爱！

郑立坤：这剧本谁写的，还海龟汤，推理协会来的卧底吗。

陈湾：欸，这背景，就是那天的大雪吧。杨诗的奶奶倒确实没什么违和感，虽然和本人完全不像。

郑立坤：命难活，路难走，不如意的十八九~

陈湾：原来梓涵那天说的戏是这段……

郑立坤：老赵怎么越演越像冯追了呢……不过这状态进入得还真不错啊。

陈湾：等等，一个五岁半小女孩能自己找到火车站、找到该坐的车，火车还让她进了？这是什么玄幻故事吗？

郑立坤：所以拿起笔~

陈湾：没想到剧情突破口居然是老孔。

郑立坤：[叹气]应该快结局了吧——什么？还有这么长？他们总不会真的把后续采访拍完了吧。不对啊，老赵跟我说过最后一幕是他和女主告白啊。

陈湾：黄柏月……这里怎么他突然出现了？

郑立坤：阿白好像从诗人身上看到了月亮应有的样子……但这可未必是好事啊……

陈湾：难道告白桥段要来了吗！

[舞台上背景突然变黑，两人回后台]

[伴奏变为雪落主题]

黎清：[画外音]这是雪落的第一个夜晚。明月高悬，大地昏暗，就像阿白出生的那个夜晚一样。而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了阿白，只有冯追和梧桐。这不是一个适合散步的天气，也不是一个适合散步的时间，但两人就这么在雪中，缓缓散着步。

[赵扩、吴梓涵上]

吴梓涵：我总觉得，我的采访还欠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苦笑]又或许，我这些视频做出来，根本就没有意义？

赵扩：够了。

吴梓涵：嗯？

赵扩：[缓慢但坚定]你一直都知道你欠缺的是什么。

[吴梓涵不解]

赵扩：你为了让村民们愿意接受采访，一直在许诺大家的生活能在访谈播出之后变得更好。可是，这些“明天”没人知道会不会到来，更大的可能是，它们根本就不会到来。

吴梓涵：不，只要我把这个采访完成，就一定可以——

赵扩：那只是你说服自己的借口罢了。如果你不知道明天很可能不会到来，又为什么会怀疑采访的意义呢？……我曾经也和你一样，觉得我安心工作就能带来更好的明天，可到最后，不过落得一场空。是阿白，是你，告诉了我要珍惜现在，做自己现在想做的事。而你竟然因为采访不顺利，就开始许诺明天——

吴梓涵：[沉默一会儿]或许你说得对，但作为记者，不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大家看到采访的那一刻吗？

赵扩：[摇头]需要让大家看到采访，并不代表在这之前就什么都不能做。你真正应该做到的，是理解大家最关心什么。

吴梓涵：可这小小的村子里，谁又不是等待着明天的美好呢。

[远望]

[伴奏比之前更丰富]

是生命 开始的第一天

是灯火 切断梦境的第一天

风雪 落下的又一天

新的世界 落入你的双眼

吴梓涵、赵扩：

寒风吹动落雪

等待希望出现

在哪里寻找

人们微笑的脸

赵扩：[说唱]

一天

转眼一天 又是一天

就在一天重复着

每天

等待每天 直到某天

歌唱你最爱的

明天  
还是明天 延续永远  
何时才能到来  
今天  
只有今天  
如果生命只剩下了最后一天

[情绪激动]

一个 又着一个  
一个失败的棋子重蹈覆辙  
一个 接着一个  
从村子里走出的一个个  
什么 为了什么  
离开或留下又是为何  
此刻

找回曾经习惯的快乐

[极端嗓]

所以又一天  
幻想不存在的明天  
何时出现  
是否永不出现  
告别从前  
斩不断的从前  
描绘出  
新的画面

吴梓涵：[放慢]

每个人的喜 与怒 与梦想  
每个人的爱 与恨 与绝望  
如果注定只活在边缘  
我要 替每个人讲  
所以这采访还不能结束  
趁着这未来 尚未荒芜  
是时候  
完成最后的旅途

赵扩、吴梓涵：

告白  
为何止于谈情说爱  
明明每个梦想  
都值得一场痛快  
告白  
在这喧嚣的时代  
鼓起全部勇气  
将心门敞开

[伴奏突然停]

赵扩：我曾经设想过，这一刻到来的时候，我会说些什么，又或者，会不会对你唱个喜欢的歌。可现在，一切的婉转却失去了意义——真心被附加上旋律后，谁又能听懂谁的好听呢？

[直视吴梓涵]

赵扩：其实，从之前的地摊小吃系列报道里，我就知道梧桐这个名字了。我没想到，居然真的会有一天，你能来到我的生活中。这几周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是梦一样。所以……我们能让这个梦，再做久一点吗？

吴梓涵：我——有人来了。

[赵扩转头，看见张乾]

张乾：[看起来轻松]看来我来得不是时候啊。

吴梓涵：老孔？

赵扩：[小声]药葫芦怎么不见了……

张乾：[呼气，严肃]我有个东西想交给你们。[递信]

吴梓涵：这是？

张乾：几个……无关紧要的故事。

#曲目 37：奔月

张乾：[笑]

故纸堆里的几页破书  
将我的半生捆住  
都说江山代有才人出<sup>31</sup>  
谁又能把我的过去阅读？  
草台班子里有喜有怒  
有人引吭高歌 有人辛苦  
就用我这支笔  
拉开生活的大幕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  
各人的劫数只能由各人受啊  
眼睛一闭一睁 一天就没了啊  
一闭不睁 一辈子就过完了啊  
[数来宝节奏带旋律]  
白天盼 夜里想  
终于轮到我离场  
拆开葫芦丢下板  
路过行人就吆喝上——

[张乾走下台]

赵扩：[对吴梓涵]呃，这个……

吴梓涵：[笑]你为什么一定想要答案呢？这个梦，本来就还没到该结束的时候，不是吗？

[另一侧亮，汪白水上]

汪白水：[扮阿白]

阿白今年是六岁半 求学整一月  
又是一年中秋节 奶奶已不见  
阿白问 阿白想 何处能找到老神仙

---

<sup>31</sup> 赵翼《论诗五首·其二》。

阿白盼 阿白寻 一天又一天

杨诗：[另一侧上]

阿白呀阿白（汪白水：奶奶）

阿白呀阿白（汪白水：奶奶）

你独自来到这人间（汪白水：我独自来到这人间）

阿白呀阿白（汪白水：奶奶）

阿白呀阿白（汪白水：奶奶）

看悲欢离合正上演（汪白水：每天看悲欢上演）

阿白呀阿白（汪白水：奶奶）

阿白呀阿白（汪白水：奶奶）

城市的风景已看遍（汪白水：在学校没有你的笑脸）

阿白呀阿白（汪白水：奶奶）

阿白呀阿白（汪白水：奶奶）

何处寻得梦中的仙（汪白水：我只想寻神仙——）

[汪白水寻仙，杨诗下]

汪白水：[激动地，背景变幻]

山外的山来天外的天

阿白出门去寻神仙

穿过了山 穿过了河

穿过了茫茫的草原

先去那日出的东海南

再到日落的昆仑山

何处是哪吒斗敖丙

何处的天柱断

[迷幻]

远看那青山又连着山

近看那前路正漫漫

门外的石狮子一声喊

把那当阳桥喝断

地上的花儿为何开

天上的星星为何闪

夸父将大泽喝干

分出了黄河两道岸

[彻底疯狂]

秒针就一圈圈地转

日历就一页页地翻

阿白找着老神仙

越过了路上一关关

冬雪连绵天渐寒

梦里梦外行路难

日出日落 月圆月缺

哪分得清真与幻

[突然安静]

奶奶啊奶奶



阿白有了决断  
奶奶啊奶奶  
不用将那月亮盼  
奶奶啊奶奶  
如果阿白也成了仙  
奶奶啊奶奶  
能否与你来相见——

[水中月背景，阿白坠入，张乾上]

张乾：[数来宝，有弹拨伴奏]

白天想 夜里盼  
只为给各位讲这段  
从前有个人叫阿白  
今年三岁半  
这故事是我写  
这曲儿是我弹  
只因我有一言  
要说与众看官  
大家都唤我老孔  
棺材抬了三十年  
一幕生死一幕戏  
是苦辣酸甜都看遍  
山外山 天外天  
风吹帘卷遍地寒  
梦里歌 梦外酒  
各人生活各有各的难呐——

黎清：[上前打板]CUT!

赵棠痕：[上台比OK]好嘞。

[赵扩、吴梓涵上前]

赵扩、吴梓涵：[对视]

就在那 安静的时刻 灵魂消散之前拥抱我  
就在那 喧闹的时刻 身躯追逐之前毁灭我

[郑立坤上前]

郑立坤：故事的开始是，阿白从没有看过月亮。

[陈湾上前]

陈湾：那我宁愿相信，故事的结束，阿白已经找到了她的月亮。

[黎清上前]

黎清：这是雪停的第一个夜晚。明月高悬，大地也跟着明朗。

[李平入场]

李平：

醒来看见那细雨绵绵 穿透路灯的光  
那柏油马路的水泊里 满地都是月亮  
走过了千山 走不过黄河浩荡  
只愿那旅途 和今夜一同漫长

[除汪白水之外众人聚拢]

[渐有节奏]

赵扩：风起的时刻 我感受过

吴梓涵：花开的时刻 我曾看过

杨诗：雪落的时刻 迷茫的我

李平：月明的时刻 凝望的我

赵扩、吴梓涵：这一刻 这一刻 我是我

赵扩、吴梓涵、张乾：这一刻 这一刻 我是我

赵扩、吴梓涵、张乾、杨诗、李平：这一刻 这一刻 我是我

[汪白水上前]

汪白水：这一刻 这一刻 我是我

[鼓点强]

众人：

    这一刻 这一刻 我是我

    这一刻 这一刻 我是我

    这一刻 这一刻 我是我

    这一刻 这一刻 我是我

[幕落]

# 谢幕

[幕启]

#曲目 38：甲乙丙丁

[每个人首次独唱时上台谢幕]

众人：[幕后]

我们是你路过的甲乙丙丁  
有谁会意一个路人的心情  
我们是生活里的甲乙丙丁  
等待着告白眼中的一颗流星

陈湾：

脚踩一片西瓜皮  
滑到哪里是哪里  
海鸥飞过天空  
藏不住薯条的气息

郑立坤：

我的生活与生命  
追寻解不开的问题<sup>32</sup>  
当我望向镜子  
才能看见自己

赵棠痕：

我执着的故事  
将未来重启  
我有限的生命  
拒绝哭泣

黎清：

别指责我的固执  
和我的完美主义  
每个音符下  
是遗憾的曾经

李平：所以拼凑着努力

杨诗：所以别将我忘记

李平：所以明天

杨诗：或是某天

李平、杨诗：把这一切拾起

李平：所以我的诗 我的歌

杨诗：我的数学 我的友谊

李平、杨诗：都何必放弃

陈湾、郑立坤、赵棠痕、黎清、李平、杨诗：

甲乙丙丁  
欢迎光临  
有幸与你同在

---

<sup>32</sup> 出自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

一个故事里  
甲乙丙丁  
共享的回忆  
一切相遇  
无非是奇迹

[引四位主角上场]

赵扩：

我看着风吹过  
吹不灭心中的长明火  
一盏灯在黑暗里闪烁  
或许那也是我

吴梓涵：

我要成为一棵梧桐树  
守护小小的花开花落  
种子必须深埋泥土  
幼苗才能将桎梏摆脱

汪白水：[戏腔]

都知相聚乐  
难奈别离多  
圆缺终有时  
悲欢从头过

张乾：

拿起沉默已久的笔  
将所有谎言一一戳破  
在生命与死亡之间  
洗去一身污浊

赵扩、吴梓涵、汪白水、张乾：

甲乙丙丁  
欢迎光临  
有幸看你来到  
我们的故事里  
甲乙丙丁  
共享的回忆  
在平凡生活  
期待一个奇迹

[聚拢，转四拍，说唱]

赵扩：假如你和我一样 假如追逐着时光

吴梓涵：已经忘记了梦中反复的幻象

汪白水：假如这并非不是结局 假如还有梦想

张乾：定会让这生命放出新的光芒

李平、赵棠痕：假如这镜头无限 假如爱恨几场

陈湾：是否年岁更迭间能找到航向

黎清、杨诗：假如新的一天开始 假如人人都将死亡

郑立坤：这归途还有多么漫长

众人：[唱]

甲乙丙丁 欢迎光临  
这世界的脚步 谁能听清  
甲乙丙丁 鼓起勇气  
告白眼中的那颗流星  
甲乙丙丁 欢迎光临  
有幸看你来到 我们的故事里  
甲乙丙丁 共享的回忆  
一切相遇 无非是奇迹

众人、宿命：

甲乙丙丁 欢迎光临  
这世界的脚步 谁能听清  
甲乙丙丁 鼓起勇气  
告白眼中的那颗流星  
甲乙丙丁 欢迎光临  
有幸与你同在一个故事里  
甲乙丙丁 共享的回忆  
在平凡生活 期待一个奇迹

[场务等上]

甲乙丙丁 欢迎光临  
这世界的脚步 谁能听清  
甲乙丙丁 鼓起勇气  
告白眼中的那颗流星  
甲乙丙丁 欢迎光临  
有幸与你同在一个故事里  
甲乙丙丁 共享的回忆  
在平凡生活 期待一个奇迹

[众人站定]

汪白水：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演出！还有最后一首歌，希望大家会唱的一起来唱！

#曲目 39：童年<sup>33</sup>

[返场曲，同观众合唱]

合：

[吴梓涵、陈湾主唱]  
池塘边的榕树上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  
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赵扩、郑立坤主唱]

---

<sup>33</sup> 罗大佑《之乎者也》的原版《童年》。

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  
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诸葛四郎和魔鬼党  
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  
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嘴里的零食 手里的漫画  
心里初恋的童年

[张乾、李平主唱]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  
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寸光阴一寸金  
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迷迷糊糊的童年

[口哨段]  
[汪白水、赵棠痕主唱]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多少的日子里总是  
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  
就这么好奇 就这么幻想  
这么孤单的童年

[黎清、杨诗主唱]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  
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  
水彩蜡笔和万花筒  
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  
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  
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盼望着假期 盼望着明天  
盼望长大的童年

[合]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盼望长大的童年

[幕落]

## Bonus Track

### #曲目 B1: 四声

[黎清带赵扩练习台词, 第九场结尾]

黎清: 学好声韵辨四声

赵扩: 学好声韵辨四声<sup>34</sup>

黎清: 阴阳上去要分明

赵扩: 阴阳上去要分明

黎清: 部位方法须找准

赵扩: 部位方法须找准

黎清: 开齐合撮属口型

赵扩: 开齐合撮属口型

[前奏起]

[赵扩自己练]

赵扩: 双唇班报必百波, 抵舌当地斗点丁……

黎清: [对赵扩、教学]

打南边儿来了一个喇嘛 (赵扩: 舌根高狗坑耕故)

手里提溜着一斤鳎目 (赵扩: 舌面机结教尖精)

打北边儿来了一个哑巴 (赵扩: 翘舌主争真志照)

腰上别着一个喇叭 (赵扩: 平舌资责早再增)

没人见过这喇嘛说话 (赵扩: 擦音发翻飞分副)

只看他走去走来 披着那宝蓝的袈裟 (赵扩: 送气茶柴产彻称)

哑巴每天吹起他的喇叭 (赵扩: 合口呼舞枯湖古)

盼着有谁想听他的阿巴巴 (赵扩: 开口河坡歌安争)

[黎清上前]

谁是喇嘛 谁不说话 (赵扩: 撮口虚学寻徐剧)

谁给了别喇叭的哑巴一鳎目 (赵扩: 齐齿衣优摇夜英)

谁是哑巴 谁想说话 (赵扩: 前鼻恩因烟弯稳)

谁给了提鳎目的喇嘛一喇叭 (赵扩: 后鼻昂迎中拥生)

[赵扩艰难练习绕口令]

黎清:

喇嘛听见了哑巴的喇叭

喇嘛走过了喇叭的哑巴

哑巴看到了喇嘛的鳎目

哑巴不敢看鳎目的喇叭

喇嘛回头望哑巴的喇叭

哑巴紧盯着喇嘛的鳎目

喇嘛伸手要哑巴的喇叭

哑巴不想换喇嘛的鳎目

[赵扩上前一起]

谁是喇嘛 谁不说话 (赵扩: 谁用喇叭换鳎目?)

谁给了别喇叭的哑巴一鳎目 (赵扩: 谁用鳎目换喇叭? <sup>35</sup>)

<sup>34</sup> 赵扩的所有歌词出自《四声歌》。

<sup>35</sup> 这两句仿照万能青年旅店《乌云典当记》。

谁是哑巴 谁想说话（赵扩：谁是天生的喇嘛？）

谁给了提颡目的喇嘛一喇叭（赵扩：谁被逼成了哑巴？<sup>36</sup>）

[音乐突然中断，结束]

### #曲目 B2：早春

[赵扩/冯追、吴梓涵/梧桐的恋爱，故事结束后]

吴梓涵：

是生命 开始的第一天  
是灯火 切断梦境的第一天  
夜雨 散尽的新的一天  
新的世界 落入你的双眼

吴梓涵、赵扩：

暖风吹融落雪  
未来就要出现  
在哪里寻找  
没有痛苦的人间

[唱]

赵扩：一天

吴梓涵：转眼一天

赵扩、吴梓涵：又是一天

赵扩：就在一天重复着

赵扩、吴梓涵：每天 相信每天

吴梓涵：直到某天

赵扩、吴梓涵：歌唱属于我们的明天

赵扩：还是明天 延续永远

吴梓涵：哪怕不会到来

赵扩、吴梓涵：

今天  
只有今天  
如果生命只剩下了最后一天  
[走到舞台中央牵手]  
每一天都新增要实现梦想  
每一天都有难以完成的愿望  
所以无奈 所以迷茫  
期盼明天不会这样  
我们都生活在不完美的世界上  
努力追逐着某颗流星的光  
拥抱无奈 拥抱迷茫  
飞向远方

### #曲目 B3：歌

[汪白水以阿白身份独唱，第十二场梦中场景左右]

---

<sup>36</sup> 这两句仿照二手玫瑰的《伎俩》与《让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



汪白水：

[跳跃地]

兔子在洞里钻呀钻  
风车在海边转呀转  
路上的苜蓿分了四瓣  
传递幸运的预感  
田鼠在地里钻呀钻  
鸟儿在天上转呀转  
在森林里远眺着群山  
和暖风作伴

[渐慢]

群山下一条弯弯的河  
河边传来遥远的歌  
唱到枝头新绿  
唱到天空清澈  
夕阳将山坡染成金色  
那歌声永不停息着  
唱到黑夜来临  
仍无人应和

[悲伤]

广阔天地间回荡的歌  
似乎在寻找什么  
四季流转  
飘然而过  
遥远天地间孤单的歌  
被黑夜斥责  
年复一年  
灯火曲折

[渐渐加速]

又一番春夏秋冬 又一次日落  
我的身体里是否住着另一个我  
她在回忆着 她在聆听着  
她在森林里的小屋中唱着自己的歌  
又一番喜怒哀乐 甜蜜与苦涩  
找寻月亮的 另一个我  
她已经看见 她已经明了  
她将我的梦都写成了歌

[回到跳跃状态]

兔子在洞里钻呀钻  
风车在海边转呀转  
路上的苜蓿分了四瓣  
传递幸运的预感  
田鼠在地里钻呀钻  
鸟儿在天上转呀转

在森林里远眺着群山  
和暖风作伴  
[高音]  
在月亮上远眺着群山  
难胜寒

#曲目 B4：寻

[汪白水以阿白身份独唱，与“蓝色”、“歌”一起成为三个故事，第十八场左右]

汪白水：[寻找]

在哪儿呢？  
我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你在……哪儿呢？  
是谁呢？  
我是……谁呢？  
是谁呢？  
你是……我吗？

[凝视夜空]

月亮从云朵中飞过  
打开夜空的锁  
夜空后的目光 闪烁  
看着你 也看着我  
我的声音对我说  
快将这牢笼摆脱  
我的灵魂正盛开  
像蓝色的花朵

[寻找，更加虚浮]

在哪儿呢？  
都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去哪里……找你呢？  
是谁呢？  
你是……神仙吗？  
是谁呢？  
我是……我吗？

[突然强，疑问]

就在那——

第一个故事里 第二个故事里 第三个故事里 唱歌的是谁？  
第一个房子里 第二个房子里 第三个房子里 又住着谁？  
第一个梦里 第二个梦里 第三个梦里 徘徊的是谁？  
每一个苏醒的时刻 我是谁？

[保持疑问状态，结尾渐弱]

[吟唱天问和声起]

为什么黑夜就有白天？

为什么梦就有毁灭？  
为什么孤单的月 困在高楼大厦间？  
为什么闭上眼还能看见？  
为什么捂住耳朵还能听见？  
为什么他们却说 天外没有天？

#### #曲目 B5：白色

[杨诗独白，替换第十四场雪落中的唱段]

杨诗：

冬雪又下过一场  
把黑发染成奶奶的模样  
曾经的约定  
终究熬不过时光  
冬雪又下过一场  
把世界带回最初的愿望  
梦中的身影  
凝结成寒霜  
[向台后走]  
没有名字  
没有故事  
一缕飘荡的残魂  
没有未来  
没有过去  
一个空白的角色  
——是你还是我？

[背对观众，开场奶奶位置]

[圆月相同伴奏，杨诗不唱]

合：[下方的话成为混杂的讨论作为背景]

台上一边没钱读书辍学，一边是朋友转了其他专业，不觉得很荒谬吗？  
虽然本意是批判傲慢，但其实还是成了一种傲慢。  
不如给杨诗加一个赵扩助教の設定吧。  
这样好像还挺符合人设的。  
基础数学这点要强调吗？  
这样正好可以和奶奶对照。  
那干脆留白吧，设定留给观众自己想好了。

[伴奏渐转]

杨诗：[突然强]

泼墨入纸上吧  
肆意涂抹  
如果能染回一点黑色  
躲进雪中吧  
悠然自得  
等待眼里只剩下白色  
被记住的

被遗忘的  
世界是谁的 又能如何  
被书写的  
被操纵的  
当你表达工具的人设  
[遥望，恰好对着摄影棚张乾]  
[渐慢]  
冬雪落在我肩上

#曲目 B6：焚书

[宿命的独立曲目]

宿命：<sup>37</sup>

你说你有一双眼  
要登高望远  
可风吹过  
卷来几片浮云挡身前  
你说你有一双手  
必将雕上些改变  
可花落尽  
又一个轮回 一切重演  
你说你平素不喜俗人  
只为把这世界好好看见  
可雪纷纷  
散落空中 清浊难辨  
你说你性情淡薄  
要找那梦中的神仙  
可月朦胧  
醒来总是新的一天  
[加速]  
你要大胆 狂妄  
你要纵情 疯癫  
你要嬉笑怒骂  
从不信圣贤  
你要敢恨 敢言  
你要无法 无天  
你的故事写罢  
终始自现  
[声音渐远，回声]  
你要敢恨 敢言  
你要无法 无天  
你的故事写罢  
终始自现

---

<sup>37</sup> 歌名取自李贽，歌词灵感来自李贽《读书乐并引》。